

光海君日記

第百五十三之九

0>48794
no.3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248794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8.9.5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三

六月朔丁未都承旨柳慶宗啓曰人主一日萬幾苟有所
滯則庶務不舉而國不為國矣頃因聖候久在調攝之中
各房公事之留中不下者幾至累百度臣等固知自上酌
處緩急次第裁決恭候陛下之有日而但念軍民庶務積
滯如此內外群情深用悶鬱國政之廢墜朝綱之解弛未
必不由於此也請公事未下者速賜裁處傳曰自當察處
姑待勿煩○戊申以秘密傳曰今見卿等書狀辨証事已
為覆題云極為喜幸此後更加善為周旋速為結末而
天使出來事及 皇上體候今已平復與否十分詳察聞
見一一馳啓而沙嶺近處預為詳探西捷聲息各別謹慎
出來更加戒飭一行負役俾無踈虞之患事李廷龜等處
詳細下諭令千秋使傳授○己酉傳曰仁慶官所造材木
千餘條自內備下矣但今潦水方漲自都監并速執捉而
一一准給價本一邊啓知其數○傳曰都監米糶目今現
存只有萬餘石云此不過三四朔之需也外方所存拮据

未上來者亦只數三萬石云前頭仁慶宮之役米布不可
不預為經營湊合而民結勢難責收矣米布措辦之策一
二日內急急講議舉行○傳曰慶德木手應放者多至二
百六七十名勿令放遣矣仁慶宮明化門已為畢役巍然
獨立而前後皆大路路人通行於腹背以此匠人左右月
廊急急督造附于外墻以嚴內外界限而材木江上遺在
者尚有千餘條云以此用之似不乏材勿為防塞一二日
內急急舉行○承以院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近密不
避煩瀆有懷必達今者以移銀事因備局回啓荐下嚴旨
臣等驚惶隕越無地自容臣等之啓非有他意第念近日
華人之待我國者漸不如初或以為通和賂遺或以為虛
討不實前後疑悔冤痛極矣此時處事必須能盡在我之
道然後庶無後日之悔矣今此勅銀留待至於委請遣使
舉措莫重而 皇旨未下之前邊報稍緩之時遽先移銀
不但事體不妥至於華人必謂我國不待 聖旨先移銀
子而獨留 皇勅於中路訛言輾轉傳播中外則此後

中朝之恠訝折恐有甚於今日也臣等區區之誠實出於此而至於上達不勝惶恐待罪傳曰勿待罪凡軍國機務自有廟堂視畫不必隨事煩啓也○庚戌新闕營建都監啓曰閭閻願為貿石者近來頗多蓋以饑饉之極以斗米為惡故也秋成穀登之後石子價高則貿用之價必不如近日之廉且小以功役言之則貿石之利萬倍於伐石輸石不可不及時廣貿速完大役前有大米一千石除出貿用之教而米糶所用度浩繁故許多米石不得一時取來三百餘石連續除出貿用而今又不得已一百石加除出惡惡貿用之意敕啓傳曰依啓但米幾石貿石幾箇乎察啓○辛亥政院啓曰見咸鏡監司沈惇提熊論賞狀啓不勝駭異之至近來倖門大開各衙門各道以些少微勞處處糜啓日日陞秩者不可勝數奴隸市井混是金玉識者寒心况此熊之為物本非食人害物之獸而設或咬殺人命其捕獲之勞不過自本營略施其賞而已何敢濫其鋪張牒報至於啓聞以副守令希覲之望况安邊府使

元守身隱然以其子有亨之名並錄廢中而監司又從而
和之若諉以惡獸而皆得蒙賞則凡殺毒蛇狂狗之噬殺
人命者亦可一一廢啓乎爵賞之濫偽名器之紊清未必
不由於此請咸鏡監司沈惇及安邊府使元守身並命推
考以杜無窮之弊傳曰自當察處政院非糾劾之地不必
事事煩啓擾擾於靜攝之中也身王之○新闕營建都
監啓曰燔瓦所自丁巳至己未木四百四同四疋半內七
十三同四十疋無置處色郎典色吏同心用手之狀明若
觀火而反覆推諉皆是郎廳尹侃之所為也剋期生懲還
納本所宜當傳曰依啓宜當察處尹侃盡心職事宜有如
此之理乎不幸被論勢難仍察慎得義並通李震英金精
勤幹以此二人速差燔瓦之任使之各別盡心察職○備
邊司啓曰賜銀移置之事臣等初非固守偏見只以勅銀
留待中原地方之意具奏天朝而勅未渡江銀先越未
事理未安故不避煩瀆矣今承聖教姑移義州亦是處變
之道奉移堅守之意請告急使洪命元義州府尹鄭遵處

下諭傳曰此銀子予非必欲移義州也蓋 勅書不可輕

易奉移至如賜銀因賊報先移以便臨急奉出 勅書之

計似無不可而以院敎生橫議主張防塞彼政院安知賊

勢之滔天乎然予何必強令奉移整備舟楫申飭待候詳

探賊勢緊急與否臨機善處俾無一毫踈虞之患事詳細

下諭○義禁府啓曰本府罪囚飢餓癘疾之狀本府前日

啓辭及臣甬瞻劄子已盡陳達而只候自上處置之日矣

近日以來諸囚絕食已久染疾大熾二名物故之後時方

不省人事者十餘人其他卧病者逐日數多將至於舉一

獄而皆病以此官負之入直下人之服役冒犯癘氣忘生

度日大抵為此染病一一保放則獄體未妥不為保放則

必亦無噍類救療之命供饋之教前後丁寧而飢火之極

病熱交作雖有良醫善劑終難起死為今之計莫如速決

於諸囚未斃之前也伏願聖明亟賜快斷使鞫廳三省本

府獄事一時議處則有罪者伏其律無辜者得其生豈不

幸甚傳曰以刑曹事見之救療者亦虛套矣月令醫負無

一人救活藥物無一服虛踈之事日甚其何以救療病囚乎前日刑房承旨親審藥物十分嚴飭而近來色承首生踈棄置極為寒心推鞠事本府不為舉行自上何以為之乎如八十契賊儻情迹綢繆尚不嚴刑惟以救療為事討賊之義安在如尹純仁悖逆不道之輩亦不嚴鞠正刑國網解弛無復可為更速議處○傳曰見此先來書狀皇上方物貢馬預為措備待近勅後謝恩使即為發送○壬子傳曰近日城中癘疫大熾人相傳染死亡者多而該官無意救療極為可駭依前例令活人署官負各別着實救療○以許恒為文學安應魯吏曹佐郎李偉卿左承旨朴鼎吉大司成金振遠司書金著國吏曹佐郎柳懿無說書徐國禎吏曹正郎柳震禎說書鄭潔持平韓禧司成吳益煥正言申弼持平蔡謙吉副校理權誼獻納吳玆注書○癸丑義禁府啓曰本府癘疫雖曰大熾方痛者一一保放則未痛之囚可以泚鞠速為處置宜當但係干送獄罪

人雖病重不得保放則獄中瘴氣之熾措夫前日臣等亦
未知善處之策也推鞫事非本府所擅行必待色承旨取
稟及大臣分付然後方可為之如希信純仁等獄事自有
三省更鞫處置本府豈敢徑先議處乎但本府罪人則難
不得已於本府推問若三省及推鞫則本府瘴氣未息前
當直或軍器寺為之似當傳曰鞫廳三省罪人會鞫於軍
器寺而極擇月令醫員十分着實救療如賊奴係干送獄
速為鞫問之類急急訊鞫以處○備邊司啓曰賜銀護守
事鎮江遊擊前具咨下送矣今見義州府尹狀啓則遊擊
日遣直軍三十名本道遣武士十員協同一行負役看護
而至於注未勿禁事具呈遊擊已受回票云守直節次既
已停當遊擊若見咨文使之入置孤城則事勢之難便誠
如馳啓內辭緣全德願責去咨文勿為送呈之意鄭遵處
下諭宜當從之○備邊司啓曰今番河譯之還開諭差胡
之辭所係甚重故自本司商量指揮自上別遣本司郎廳
更為一一指授令馳詣李時菴處擇其手下軍官中伶俐

解事者使之帶同河譯注論胡差者若是其丁寧而今見
安衛狀督則金完與贊畫使軍官金鎔開論差胡之際乃
以上年送軍于天朝時兩元帥先送河譯通論不戰之
意我國諸將小無失信而不為出送云云等語極為悖惡
差胡亦以為今此分付莫非國王命令云則其意蓋以金
完等開論之說有若出於朝廷者然尤為痛悖金完金鎔
並命拿鞫定罪李時菽軍官菽遣之時既不擇人又不明
白指授致有如此罔極之事請從重推考傳曰此出於完
鎔輩臆意乎先問于贊畫使得實處置○傳曰材木米布
募用事不可不急急議處如堂上三品實職以下及免鄉
免役許通等帖優數給送勤敏文官速為募用○營建都
監啓曰都監米布用度浩大不可不前期料理此時民結
決難責收誠如上教而米糶遺在之數僅萬餘石外方散
在者雖有三萬之數亦不趁時一齊上送布物現存之數
只三百八十餘同雖有拮据湊合而所得零星前頭緹用
之策同知所為上年凶荒米貴如金目今都中市價一疋

之直不過一斗六七升都監米糶所卽廳盡心節用幸有
數外剩米一千四百餘石此則不在元數中及此米貴時
除出和賣三百餘石之木可以咄嗟而辦也近觀天時雨
水適中似有豐登之象以此作木質穀於穀賤之處如兩
南時豐則一疋之木一石之米不難准換以此計之則可
收十倍之利且取考戶曹兩湖汾海各官貢物價木則元
穀二百六十餘石而作米應捧之數二萬四千八百餘石
以都監作木充穀貢物價木似有餘裕伏聞該曹已未条
則不為作木許令各官自為上納已歸私主人防納之手
者想必居多已未条則勢難為之庚申一年条自都監先
給各司貢物之價作米取用未為不可山郡各邑貢物除
祭享御供及不得已以本色上納者外亦一體施行以都
監所儲或米或木先為分給各司貢物之價令各其官價
木待秋成納于都監以補營建之用久為便益而各司私
主人當此凶荒之日先得價物則渠等亦必為幸各司貢
物又無遲滯不納之患在此在彼俱屬兩便今日措辦之

策捨此更無所為如堂上三品實職以下及免鄉免役許
通等帖今雖成送外方民窮財盡之日應募者未易多得
設或應募所得必小而措辦之方宜無所不用其極依聖
教令詔曹優數成貼自都監極擇勤敏文官數三員分送
外方廣募收合宜當賑恤廳用餘堂上以下空名帖多在
本廳云並令一一輸送于都監一時責送亦當傳曰依啓
追贈從二品以下至直長實職及夫人空名帖下送募納
米布材木不妨並速議處○傳曰為國家納物助工有何
可罪之事而一依納粟不通仕路極為不當雖納粟者亦
不可全廢前程况茲納物助工中宗親文武蔭官何可不
用乎依前例仍道仕路事令都監詳議善處○傳曰近觀
人事非但不可不預知性智及次知內官等亦皆年老以
李冲事見之亦可知也冲也任悉不顧盡心國事而一疾
不起予常痛惜自冲逝後都監事尤不成形極為寒心仁
慶宮所入材木甚多而伐木難便則擇送勤幹解事郎廳
于材木所在處今年內多般廣買材木以用事詳議善處

○傳曰外方未上耒材木米布京中未捧助工木速為催
納取用而質石質材等事各別着實舉行禹昌言所納何
以至今不為論賞乎令都監察啓○甲寅營建都監啓曰
材木募納之事曾有事目而材木非如米布富民恒有之
物故應募者絕無前日鄭大海所持去空名帖其數頗優
而各人分給之數僅若干丈且材木納于京江之人雖有
除職承傳而詠曹趨不舉行國家有似失信故已納者悔
之而未納者無勸如元仁悅林浚權德輿等承傳相考速
為除職以耒應募之人為當傳曰今都目以詠曹各別
詳察舉行○司憲府啓曰引儀具長源本以泛濫之人久
居營建都監郎廳之任頃年以伐木事下去公洪全羅等
道必稱敬差官張燭列邑濫用刑杖徵債推奴囚繫滿獄
載娼縱酒出入閭閻至於各官抄發役軍私捧米布多數
放送以為肥己之資請命削去仕版金井察訪高友仁一
土塊無形之人赴任之後凡干處事一委下人加以侵虐
郵卒固有紀極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乙卯傳曰度

德宮修理雜物各別精備催促上送事下諭于各道○傳
曰前日兩司論啓守令察訪事並令本道監司詳覈以啓
○傳曰兩南監兵水使處營建都監所用扇子造送事下
諭累月尚不造送極為緩慢各別推考更為下諭○捕盜
大將啓曰宮家奴朱得守羅福等同謀作賊無賴聚黨二
十餘名各持杖劍虐倡殺人李忠男本家妻父家其祖母
家並三家雜物沒數劫奪三大家一時打破如經兵火事
告狀而即戮軍官故男伊母莫德及得男末叱致等捕捉
推問曲折則不下一杖作賊節次箇箇承服大槩輦轂之
下閭閻擲比之中饒屠布井三家財產白晝成群公然沒
殺劫奪此前古所未有之大變也言念及此極為寒心未
捕賊人窺伺跟捕而所捕承服賊人等請令詠曹取考承
服元情依律定罪何如從之○委官啓曰朴賊現告曲折
應禮則推之於永立永立則以全然不知為辭觀其招辭
應禮所謂事狀果如此其言者不過注見山城果有結幕
一語而原其本情只是謀陷土主之計而熟知永立年少

愚駭且有家舍奪入時相鬪之嫌乃以此人為言根而有此証訴也此獄更無可問應禮所當請刑而應禮招辭中永立之父韓拱相值語及此事云請韓拱拿來憑問後處置從之○又啓曰梁大仁初因殺基慶証招被拿而基慶既已承服大仁別無可問之事請放送從之○又啓曰基慶刑問二次施為之際李克善名呈議送自己做出情由已盡承服所當遲晚取招照律施行矣臣等第念聖王不興四字似是文字間泛說只聞尹純仁等因此被拿之奇便生陷人之計隱然書呈自不覺其反陷於死地情狀極為痛惡但以此處以不道之律未知如何敢啓荅曰議處○丙辰傳曰慶德宮温燠薄石至今不為上送云着令都監各別催促捧用○傳曰金彥春以私馬下注則必不能速為上來馬一匹給送使即注還事議處備邊司啓曰彥春家在慶興勢難徒步往還刷馬一匹題給八月初十日定限使之及期上來何如從之○丁巳兵曹啓曰上番軍士等貧賤者居半飢饉之餘癘疫熾發相繼死亾近日賑

濟廳停罷之後行乞道路餓死尤多積尸枕藉慘不忍見
當此國儲匱竭之日雖不得一一賑救其中尤甚飢餓朝
夕不保者令所管衛部將親自着審從實查出請自本曹
贖木計口分給從之○新闕都監啓曰兩宮爐冶及內外
浮石所沉釘炭一朔用下多至千餘石而所儲不敷故公
洪黃迤兩道上年埋置炭石未上未四千餘石催促上納
事及炭各三千石又為埋送事入啓下諭非止一再又以
兩道別定差使負勾管押領一齊載運之意每每行會申
飭而解冰之後無一隻上送若過一二朔將至之絕請兩
道差使負先罷後推從之○傳曰兵曹價布不為上送之
邑甚多云急速抄出從重治罪一邊下諭諸道申飭上送
○戊午兵曹判書柳希奮啓曰小臣重被臺評屏伏私室
日茲罪責不意召命遽及驚惶震越罔知攸措以常道言
之方在被論中固不當趁命伏覲下備邊司備忘記辭旨
極嚴義不可膠守常規未詣闕下粗陳愚悃伏願聖明垂
察焉成佑吉李克信等罪犯虛實臣未知如何而佑吉則

曾在丁巳年間以佃獵事因兩司合啓拿未寧邊鷹師二人按鞠捧招照律定配而遇赦蒙宥則佃獵之罪結局已久逮夫戊午秋間佑吉以備局薦除授北道巡邊使兩司又以拿問定罪合啓而自上只適巡邊使連啓三日而停故本年上半年宴時佑吉入侍於宰臣之列此則舉朝諸臣無不知之今年親耕舉動時受點左相大將至有命招察任之事則佑吉之通於仕路有日矣李克信當初拿推元情後保放累月因赦蒙宥屢擬於赴京使臣之望至於受點廣取武科試官假承旨而其時未聞有臺論則茲二臣者已齒於無故朝臣之列矣臣曹之擬望竊出於循例調用臺論指斥甚至於無臺諫革臺諫臣誠瞿然佑吉克信果有永慶禁錮之罪則無臺諫革臺諫之議何寂然於前日而獨峻於今日乎臣不勝惶駭自念愚臣精神衰敗有甚於年迫七十之人計慮顛妄無異於酩酒失性者年久臺論停不停未及致察之失臣自當之至於臣曹卽借雖非時望所重固無黃口鄉里之兒小心奉職粗識朝家事

體疇敢以臺論未停之人擅議於除拜間乎孤臣不能詳
察時論遂順致令即偕混被重論臣舉何顏冒昧出仕乎

伏乞聖明亟命鑄削臣職以謝公論傳曰省啓具悉鄉宜

安心勿辭更加盡職

時南理命大建為兩司長官權論為
獻納理年過七十大病酒失性論為

即洪州人李爾驤妻兄婿年少駭盡故
許之先是臺論之裝答以徐虛裝落故停論者一月餘矣

希是王命招
希奮使察任

○司諫院啓曰熊之為物非惡虎傷人害物

之比若因佃獵賈勇而射之則但當饋酒給物慰其勞而

已成鏡監司沈惇頃因守令捉熊張皇之報媚其希功望

賞之心至於廢啓上瀆天聽近日為藩臣者牽情濫啓使

人人莫不腰金而頂玉其循私市恩之態固不足盡責惇

之此啓尤極無謂請命罷職以杜痼弊濟州牧使梁護濫

受本職重被臺評赴任之後略不懲艾恣意逞慾罔有紀

極其種種侵虐言之汚口請亟命削去仕版自今以後牧

使判官中一負以曾經臺侍有名望清謹剛明人各別擇

送以救遐民垂死之命知禮縣監金迺慶大小公事委請

下吏精兵抄裝之時衙門成市賄賂公行請命罷職答曰

徐當教落○營建都監啓曰慶尚監司上送助工米中正租一千石匠役料米題給之際未易作米依前慶尚兵使所送正租例從布直買木待秋成作米傳曰依啓十分檢察勿令虛踈所換價木幾許詳細回啓○以秘密傳曰昨見平安監司書狀此賊將創犯昌城之賊勢日盛予常憂之而未見憂國如家之人防備等事齟齬無形尤極寒心大臣備局請堂上速會本司急急料理措置俾無如壬辰長驅之禍事言于本司兵判亦速命招使之盡心察職○已未傳曰我國防備無一事可恃一朝邊上劫盟之患安保其必無也數月內急急盡心規畫凡選將添兵等事各別著實議處○司憲府啓曰戶曹佐郎李遜以公廢一郎官承差南下之該巡行列邑挾妓沉酗不察職事一委笑貧之手作米作木惟視賄賂之多少那移換定不計道里之遠近請命罷職善山府使柳時會本以貪婪之人到任之後專事剝割巧作名目徵歛無藝請命罷職清道郡守李揚到任之後沉酗為事久廢坐衙玉果縣監柳艤大同

木叔合民間以為已用保寧縣監鄭信男本以孽裔濫授
專城受制品官有同奴隸委政下吏無異土偶請並罷職
荅曰徐當裝落○營建都監啓曰營建之役木石為主而
石則功役雖浩大猶可取他山而無盡至於材木非一二
年長養之物斫伐曳下之際今年入山十里則明年入山
二十里又明年入山三十里道里愈遠功役愈難功役愈
難民力漸竭前頭徃用之策極為悶慮自上年秋冬拮据
措辦擬為今年慶德畢役之用者材椽並一萬八千餘條
臣等召匠議計以為慶德畢役之後尚有四五千條收拾
藏置以待明年仁慶之用矣不意慶德宮內又有加造之
處目今江上現在之木僅一千餘條而仁慶宮外月廊及
大內各處徃今始役以此遺在之木計給應造之處不過
數月之用耳今年秋冬雖更料理措辦而必夏潦水漲作
筏上來則明春日暖後雖欲更為始役勢未由也材木募
納之事累承聖教而材木非如木布富民恒有之物故自
前絕無顧納之人今者李彘雖持空名帖下去而所得想

必不敷決無坐致之術抑有一策閩東產材各官皆有京各司貢物及京倉所納田稅此則每年民間應出之役故民雖萬分殘弊而不敢圖免亦皆歸輸於防納人手中故出物之數倍筭於本邑若各官貢物之中除祭享御供外其餘大小貢物及田稅米太准計詳定木匹之數以定材木條數俾於今年冬節入山伐木曳出水邊以為明年水漲作筏上未之計所有貢物田稅價本以都監所儲米布移送該曹而並皆賒出尺文預付各邑使百姓視而為信仍令敬差官開諭檢督則於該曹無缺用之患而材木有多得之策矣容令臣等會同該曹堂上將前項原議商確定奪設法處置宜當傳曰依啓與該曹堂上會議十分商確以處○營建都監啓曰臣等於料布措辦之事百思千慮如有以此策未告者則雖微末之言亦皆聽而察之頃日行司勇池應鯤宗敬臣武兼宣傳官李顯忠前部將柳和春呈狀于都監曰今日之勢莫急於廣開生財之路訖離以後允堂上受帖者毋論實影職不知其幾千而生

前死後身獨榮貴不及室家故其妻一生所願唯在夫人
帖或妻死而有子願為其母欲得身後之榮今若量出空
名夫人帖分送諸道除其公私賤雜類不當為夫人者外
前後各樣堂上人無遺成冊分給其帖而其中妻死夫存
夫死妻存者及夫妻皆死而子孫見存者與因事功追贈
堂上人並令勿遺輕價收捧則孰不興起以遂其願且所
謂堂上之人雖得通政大夫之資假稱僉知之彌而實是
無職之資雖已受資反自悔恨及今召募之際率皆避而
不應今若多出折衝軍職告身貴送各道遠近瞻聆知告
身之異於空資軍職之異於無職而推而至於嘉善以上
亦用軍職告身俾遂平生之願則孰不爭先應募臣等伏
聞亂後軍功納粟官教例書軍功納粟二字而今番賑恤
廳募粟空名帖御寶安印處不書納粟二字只以僉知以
下等職名書填此則非影職乃是實職也頃日又有堂上
三品實職以下及免鄉免役許通等帖優數給送勤敏文
官速為實用之教又目都監草記有追贈從二品以下至

直長實職及夫人空名帖下送募粟之教臣等今方料理
堂上實職帖木幾匹自堂下三品實職至直長實職各木
幾匹追贈從二品實職以下至直長各木幾匹從前啓下
事目相考忝酌並與張數而將為列錄啓稟矣至於夫人
帖亦有該曹成出前例云今將酌定匹數啓下後令該曹
成出自都監依傳教擇定勤敏文官分送于外方矣今此
池應鯤等所陳亦是此策其中所謂已為納粟堂上者雖
得通政夫人之資假稱僉知之彌而實是無職之資雖已受
職反自悔恨云此類則並為酌定木匹之數許令加納改
給實職之帖實職僉知以下帖外上護軍大護軍護軍帖
並為成給隨其所納木匹之多少而分給宜當嘉善以上
實職則不在於傳教之內實職同知之帖雖不可輕易許
給前以納粟之功已為嘉善者則同知實職成給使之加
納木同宜當追贈之職與生前受職有異嘉善堂上以下
實職帖降定匹數分給募得宜當至於夫人帖生前所受
及追贈者並為酌定匹數使之爭先募得為當如蒙允可

則空名告身賣去文官下送時各項事目前期磨鍊啓亨
定奪後給送傳曰依啓二品三品夫人帖所納太輕各添
捧十匹似當更為議啓回啓曰空名帖磨鍊時臣等亦以
夫人帖所納為略小而夫人帖乃是從夫職分給事而其
夫之應募納布為同知僉知者木匹之數多至二同小不
下一同當此民窮財盡之日富者既急自其家辦出一同
二同之木誠所未易况與夫人帖價木而一時辦出則其
勢尤難應募者必將絕無故其妻之夫人帖則以二十匹
酌定入啓而議者猶以為過多今者池應鯤宋敬臣李顯
忠等將為分送招致相議則池應鯤等夫人帖一張以正
木二十匹為準則萬無應募之理無論堂上嘉善無論軍
功納物老職正科出身已經實職門蔭無論新授者已授
者追贈者其妻夫人帖皆以正木十五匹為準各從夫職
許給則備納者不厭其多而所收之布甚多云臣等以此
商議則即今事勢果如應鯤等所言應鯤等既受此任則
依其所言責以成效似當送池應鯤于慶尚道宋敬臣于

全羅道李顯忠于公洪道稱以別將分管募納癸丑大獄

之後死亡已判矣戊午收議之舉人理已絕矣宮闈營陸

之後民生已盡矣然存亡大勢至于池應鯤等調度使差

遣之日而決矣應鯤等皆以賤尊為人服從乘時助惡至

帶使黷剝剝外方用有限極躬括閭閻斗粟皆盡至於方

伯畏其氣勢親與為主客蓋蜚廉惡來之屬云○傳曰成

佑吉事曰巡邊使所啓以只適巡邊使為答其時必有處

置結末矣更為相考以啓李克信事曰赦蒙放叙用則此

非未發落之事也且此批答中至於梟亦則過矣之詳以

至今拿問云云此亦有誤書落字處詳察改定大槩凡記

事如是疎漏其不謹致察可知極為寒心此意知悉檢飭

○庚中營建都監啓曰薪串別將金純措備車牛七首藍

一百石薪鐵四十七夫里正鐵三千四百斤刃加乃一百

三十六箇廣鏢耳一百二十五箇鍾一百十三箇大釜十

坐大加里二十六坐渠親領未納而所措炭一千五百石

燔瓦吐木十二萬斤松板一百葉藍一百石則無舡積在

舡所而不得載來云炭與吐木皆是本所惠用之物本道
觀察使處分定舡隻於各邑七月前軍載上送事下諭且仁
慶宮東牆外李孝達家基排置階石柱礎牆臺石並幾至
千餘塊而厥主流寓於長淵地欲納都監又為換買以來
而往見石子所在之處則為半埋置於積石頽瓦之下以
渠私力趨未掘出知其實數云使浮石郎廳多率軍人與
金純眼同掘出知數取用為當侍曰依啓金純各別論賞
此石輸入于仁慶宮○營建都監啓曰兩宮應入薄石將
至數十萬箇而一時卜定為難姑以安西江華各二萬張
七月內浮石所上送之意曾已啓請下諭而亦無舉行形
止請兩道監司處更為下諭從之○傳曰外方養山材木
禁伐事前後下諭非止一二年而方伯專不舉行致令流
寓之人公然斫伐松板轉賣諸處者甚多聞帥守令邊將
亦多濫斫偷伐之事云國綱已解無復可為極為痛心更
加各別嚴禁頻數摘奸一一啓治而多定山直着實堅守
子當下送中使摘奸以察勤慢之意下諭于下三道兩西

江原等道監兵水使統制使處○庚申敵納權誼啓曰伏
覩兵曹判書柳希奮啓詳守為營護佑吉克信而發厥罪
之輕重臺論之停否必不暇自察也佑吉托稱失火盜賣
軍器則丁巳十月初六日之院啓也以徐當莪落姑停佑
吉又徃其無賴子婿偷獵上國為立遊擊所知移牒義州
要其拿送佑吉子婿克信同謀掩置佑吉竟以銀卷行賄
遊擊而得免則戊午四月十二日之秘密合啓也自上令
備局議處備局亦以事閑上國拿問宜當回啓而只命疏
差故至五月二十一日始為姑停佑吉又被備局濫擬巡
邊使受黜則請依前罪目拿問得情備局所薦堂上及色
郎廳罷職者七月二十六日之合啓也以徐當莪落姑停
而○八月初七日更論則只疏巡邊使故翌日停啓者即
備局堂上郎廳事也希奮誤以此停啓為佑吉之停啓耶
至如克信多設窩棚任意習陣致令華人騷動潰散請息
遣宣傳官泉亦境上者戊午二月十二日之合啓也連啓
至十八日以徐當莪落姑停四月初八日更論又以徐當

茲落姑停至五月又為更論二十一日以議處間姑停克
信又被銓曹誤擬於謝 恩副使之望則請還下單字速
為改擬者已未七月十二日之院啓也所謂停啓者使望
單字已為還下故停之非停泉亦事也况近來兩司茲論
姑停之類皆令列書於臺廳壁上豈待臣之煩說乎希奮
徒知曲庇其查頓及其黨無復顧忌公論戊午四月之副
護軍八月之司直或付於佑吉方論之日或付佑吉姑停
之時戊午四月之司果已未七月之副司直或付於克信
方論之日或付於克信姑停之時猶恐使負罪之二賊不
得食吾君之祿何獨厚於二賊而薄於國家乎公論既發
之後猶不知戢多費說話欺罔聖聰曰通於仕路曰已盡
於無故朝臣之列其備局巡守之薦左兩大將之望非盡
出於希奮之造化乎其謝 恩使之望假亦旨之銜非效
尤於西銓之軍職乎希奮一生所為無一可觀而無一人
開喙非之其威勢之可畏誠可知也無狀賤臣嘗讀古書
自以不欺二字為事君大法今幸屢承寵擢忝在言地豈

顧一身禍福以負我君父子臣曾發言於席上曰有一武夫設辨江上聚會諸宰縱酒張樂留連數日於 皇朝訃至之初其毀倫恃常之罪不可不論而為同僚所止此則一觸希奮之怒也臣又發言於席上曰玄楫貪惡善事一國所知前任南道濟州土人至今欲食其肉今任湖西節度不可不劾適值其日國有齋戒而不果論此則再觸希奮之怒也今又以克信佑吉事叢論於大司憲南瑾家三觸希奮之怒宜乎有此厄也玄楫佑吉結婚希奮昂鎬皆閹而臣在鄉曲而不聞希奮權貴鬼神亦怵而臣在鄉曲而不知至於三觸其怒而尚不能止苟非年少癡妄何以及此希奮所謂黃口鄉里之兒臣實奮之噫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臣雖蒙昧聖上既置諸此任則希奮不可以黃口稱之南瑾雖老聖上既置諸其任則希奮不可以衰敗失性斥之然則希奮之心不特無臺諫革臺諫而實目無臺諫於殿下之朝廷也希奮未知時論之逆順而臣亦未知希奮好惡之逆順也克信非但為永慶餘孽其行極惡詳在

皮生傳方行于世不必更陳而汚口兵曹郎偕如柳昌文者曾欲為永慶陳疏而被停十年則果是粗知朝家事體者乎
彼玄楫佑吉庶悍武夫雖作婚家自有愛護之地何必蔑公議而徇私意乎赴湯火蹈機穽人所共避而臣既落此則所叫呼唯聖明也豈有一介孤蹤敢與一世大宰相相較終不罹禍敗者乎與其不言而死於希冀之手寧妄言而死於殿下之庭陛也臣適患賤疾今始求避所失尤大請罷臣職答曰成佑吉李克信雖有所犯之罪豈至於永廢乎克信為元兇餘孽則何往而今始云云乎况昨見政院之啓則似無未結之事矣兵判既被無臺諫革臺諫之論則自命招之教一度陳啓詳職誠出於不得已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益勉寅協之義以濟國事而已不可多費辭說排擊重臣以啓廟端勿諱○戶曹啓曰迺來稅入不敷經費日廣一年所入之米不能周半年之用逐年應上納之數僅五萬餘石而一年該用米十萬餘石不時需用之數不在限當事之臣周知所為去丁未年李冲為本曹判

書時全羅公洪等道沿海官貢物丙辰以後 祭享供上
外並令作米以補經費事具由入啓蒙允至今拮据支過
者皆此也已未年則沿海各官尤甚失稔作米無路限其
年請納本色本曹不得已而許庚申條則依前作米上納
事曾已行會而今見營建都監啓詳此等貢物作米自都
監取用事啓下移文本曹蓋都監不詳他曹之事而有此
啓也若知國家經費專靠於此則必不為此啓也本曹無
此作米則百官須祿與三手糧料雜上下不時需用其何
以徃之且諸道山郡各官貢物則分曹忝判尹守謙分曹
忝議李昌達等勾管作木作米專委西邊軍餉關係甚重
國家經費軍興糧餉俱屬緊急請令大臣更議處置從之
○備邊司啓曰頃日李時發劄詳所陳實深痛迫寫出西
民困苦之狀庶幾朝廷有所採納以為子遺蘇息之地其
所謂田結收米變通貢賦之策可以解西民倒懸之急亦
除遠道運餉之弊彼此均受其賜公私兩得其便今之籌
畫雖百所思總之無過於此其應行事宜請下諭于李時

叢處使之會同該道諸臣詳細揣量條列上聞後容令本
司更加商確施行荅曰依啓○壬戌大司諫李昌後啓曰
臣伏見敵納臣權誼避辭以言責公議之所在隨事論列
實是臺諫風采雖以人主之尊言及乘輿亦當改容今既
顯被醜詆臣亦臺諫之一也何敢自謂臣名不出於希奮
之辭而苟冒言地偃然處置同侪乎請命適斥掌令安穰
持平鄭潔申弼正言安應魯司諫黃益中執義鄭道掌令
李光胤等亦同辭引避荅曰勿辭退待物論○癸亥弘文
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荅曰誼之為人予未知如何近
日累見其所啓與避嫌之辭真浮薄喜事交象不吉之人
也此誠何時而假托年久陳腐不閑之餘論惹起鬧端滿
紙張皇昏暮來啓詬辱重臣無所不至必欲乘機狙擊怒
氣如山以死自決見之可恠臺諫亦人臣也告君之辭何
如是恃慢無忌乎此實生事朝廷之恠鬼所當逆諸之不
暇而玉堂敢請出仕其循私護黨之弊甚矣權誼違差○
營建都監啓曰慶尚監司鄭造上送助工米二千石租千餘石

所載舡四隻已為淮數捧上當此繕修所需缺乏之際米
租多至三千餘石及時上送押領差使負李承吉軍宦崔
峻天遠涉海路無事領納且無欠徭之數依前統營勛工
米領未軍官例各別論賞何如傳曰論賞前例考啓○傳
曰近日都城內外深僻處賊徒恣行而無意捕捉殺越人
貨之患愈徃愈甚云各別嚴加機察着實巡伏捕啓○甲
子右承旨趙繼韓啓曰今日推鞠時為先推問罪人乃賊筠
同黨金應弼及奴子石乙漢故今下三省罪人推案則還
入矣傳曰知道未原情罪人並速捧招○傳曰尹純仁絕
島圍籬安置鄭東與純仁似異違遠定配○大司諫李昌
後執義鄭道司諫黃益中持平鄭潔掌令安璫正言吳益
煥啓曰佑吉克信罪犯上國公論未泯尚不傳啓柳希奮
之付職付祿實出無據臺論之鼓不過尋常政體間糾劾
而已希奮反以醜詆指為名目為臺諫者不亦病乎權誼
以慷慨直斥獨承帝命臣等同為臺諫同被譏詆何敢專
委於誼而抗顏就列乎請命並帝臣等之職答曰勿詳○

以南瑾為知敦寧府事韓縝男大司憲李益燁左承旨趙縝
韓右承旨裴大維左副承旨柳孝立右副承旨睦大欽同
副承旨金守玄持平申弼獻納權誼典籍○掌令李光胤
啓曰兩司之官並引嫌而退權誼以新進未徑事之人不
以如柔吐強為念頃者論事之時直斥重臣之失言雖過
中志則可取今此兩司避嫌之啓蓋懼夫臺諫權輕言路
杜塞後日之虞有不可勝言故也其為國家慮不其深且
遠乎且法府之請推該曹乃糾察時政之常例不容以一
邊分踈之說有所引嫌俱無可避之嫌請並命出仕從之
○丁卯推鞫金應珎石乙漢等子軍器寺刑問各一次不
服金應珎乃許筠親密之人而石乙漢筠之奴也筠之出
入甬瞻門下為瓜牙心腹此奴之所知甬瞻恐其叢已陰
事巫杖殺之以滅口○戊辰傳曰賑恤廳徑先早罷故外
方上未軍士及飢民餓死者甚多云軍士則令兵曹更為
題給某物以為救活之策而飢民令廟堂速為議處且軍
士飢民等未死前都民曳出投棄溝壑雖可救之人不得

生活云極為慘惻或令性智或令某人依宮闈埋骨棄置
淨處例一一埋置門外事令備邊司詳議善處○庚午兩
司合啓曰昨日推鞫罪人石乙漢歷沙時賊笱兇逞之言
玄應吳金應玆等謀逞之狀已為承服所當正刑而啓請
蒙允之間徑先物故迺日逞賊承服而徑斃者例施追刑
請石乙漢即命追刑且金應玆與賊笱切長在逞家兇
謀逞狀無不與知現出於石乙漢之招應玆雖未及承服
而徑斃與石乙漢小無異同亦并追刑以嚴討逞之典從
之○戶曹啓曰因傳教領府事沈喜壽領議政朴承宗處
夏等祿俸令廣興倉官負領納則沈喜壽以上劄辭職朴
承宗以時未肅拜俱為不受矣傳曰更為輸送時喜壽則
蒙叙後乞致仕故不肯受祿承宗亦以未行公不受○政
院啓曰今以合啓金應玆追刑事捧承傳啓下矣當初此
賊緊出賊招薛永仁則以為此賊乃禹慶邦腹心同黨禹
慶邦則以為慶暉宮兇擻乃此賊之輩云而亡命累年今
始被拿此實逞黨中窮兇極惡之賊今此承傳中添入禹

薛招緝使國人洞知其為逆因極之狀非只出於今日石
乙漢之招何如臣等方捧承傳事係討逆竊有所見冒昧
敢稟從之○傳曰兩下日罪人勿令露置上下時各別詳
察勿為傷斃事言于禁府色承旨另加申飭為之○委官
啓曰尹三聘尹仲尹坡雲何以處之傳曰議處○辛未傳
曰罪人不可冒夜行刑今夜雨未晴夜未明則一依先
朝舊例勿為行刑○兵曹啓曰今值大無之年上番軍士
等尤甚飢餒行乞道路相繼餓死聞見慘惻自上特念小
民之餓等令本曹分給木匹使之救活軍士等聚首感泣
今聞慶運宮南牆外書負使令等奪取軍士分給之木事
甚駭愕投致盤問則南牆外大將趙惟精別將金璘等使
書負使令等收取分給之木換酒分飲一一納招尤為痛
愕請趙惟精金璘為先汰去從重推考書負使令自本曹
治罪從之○壬申答領議政朴承宗詳職劄曰省劄具悉
御懇子欲見卿面議傳事宜體子意速為出仕○以秘密
傳曰禁府罪人全不着實救療今後各別救療而色承旨另

加申餉為之○癸酉承政院啓曰陳 慰進 香使之差
遣乃事 上莫重之禮既已聞 訃則所當登時發送

皇后崩逝在在去四月初六日而通報之所載使臣之狀

啓萬分明的特 哀詔未出來耳臣等之意以為使臣治

裝已久似當及時發遣前赴 京師仍令行陳 慰進

香之禮而設使 中朝問以 哀詔未降之前經先遣使

云則以實直告其在我國之情禮恐無所失也事係重大

請令禮官更為定奪從之○秘密傳曰仁慶宮近處多有

虛踈之事云新設捕盜大將一員速令進去其近處十分

譏察橫行之賊一一捕啓○乙亥新闕營建都監啓曰竊

聞黃海道內各官樟價木收合之木通共各官則取數甚

多所謂樟價木者各官每年見在軍丁處以投樟納官之

價各捧細木半是軍丁多在之邑則一年所收多至十餘

同小者亦不下三四同云令本道監司各官一年捧上之

數無遺通算十月內上送事下諭宜當且黃海道內各官

所謂白丁者不知其數只屬本官不係正軍以其所業逐

朔納官或以綿布代納云各官所在白丁之數亦為無價
刷出勿使遺落每一名各三匹自監營一齋收合十月內
上送之意並為下諭亦當白丁則諸道各官無不有之云
諸道監司處請一體下諭傳口依啓投禱納官之物若月
令所封進則奈何更加詳察以處○營建都監啓曰備忘
記材木及今措備然後明年仁慶宮可以始役另議以處
事傳教矣明年仁慶宮材木措備事累承聖教臣等反覆思量
而此時動衆伐木勢極難便不得已空名帖募得且江原
道產材各官貢物防納換作材木事曾已入啓蒙允矣空
名帖募納之數寡寡不可預料至如貢物防納則當待該
曹判書差出會同商確則其所換作材木條數可以預知
矣大槩營室之道必須先定構屋若干間然後可知材木
需用幾許雖百計措辦必準應用之數可無臨時不足之
患而上年慶德宮應造處磨鍊之外加造殿堂亦多故以
致臨時拮据事多窘迫今此仁慶宮應造殿堂及各衙門會
同中使預為定奪其應入材木一一計數俾於秋收之後

多般設法措辦以為明年始役之用宜當傳曰依啓從速
會議稟處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三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四

七月初一日丙子朔○丁丑傳曰權誼菴津縣令除授以避辭中語侵柳希奮故也○傳曰凡司鑰別監掖庭

下人囚治者亦皆一一入啓况復正科出身三醫司官乎近日憲府凡衣冠之人不為入啓徑先投去刑訊者

非一此非舊例也極為可駭今後依例入啓○以蔡謙

吉為掌令韓禧應教任兇之正言柳汝恒副校理柳洗

校理郭天豪掌令○戊寅傳曰近來應入下人一切禁

斷不入此所謂矯枉過直矣應入人勿為太禁依例許

令出入而只禁雜人○傳曰凡作米事雖補軍餉至如

祭享御供及緊急等事決不可混同作米而藥材其人

等事並為作米不察甚矣更加十分詳察分秩啓闕後

定奪○己卯戶曹啓曰每年各道年分例遣敬差官覆

審矣今年年分覆審敬差官差出原定日次叢送之意

敢啓傳曰今年雖不如上年之凶歉而纒經大無之灾

又送敬差官民必不堪姑依上年例察處而敬差官明

年為始差送似當議大臣以處○營建都監啓曰伐木
敬差官具長源仍為察任事曾有傳教故自都監已為
行會矣今聞具長源上來畿甸始聞察任之命而重被
臺評不敢進退云臣等仍念臺諫既以削去仕版論啓
則公論至嚴渠雖微官既帶敬差官之任似難仍為察
職且渠雖欲察任而外方官吏宣有奉行其號令哉具
長源改差其代以有名望文官差出八九月間別為事
目下送宜當傳曰具長源必違則不可等待八九月以
都監郎廳中極擇先送皆具長源未竣事檢督上送而
文官則十分擇差九月間下送○傳曰龜城府使李允
緒曾有應受賞格加資後下送○司諫院啓曰主聖臣
直治世美事以言獲罪明時所忌今者菴津縣令權誼
年少氣銳直爭不撓設或過激當加優容既降嚴峻之
教終有逆斥之命誼之去留固不足論其在聖上包荒
之度豈非欠闕乎請寢補外之命答曰參酌除授勿為
煩論○司憲府啓曰臺諫為人主耳目主一時公論遇

事敢言是其職也權誼以年少之人慷慨論事直言不
避言雖過中志則可尚既下嚴峻之命又下補外之令
如誼去留雖不可顧竊恐直氣摧沮言路杜塞大非聖
朝之美事也請寢權誼補外之命不從○庚辰戶曹啓
曰公洪道西糧差使負庇仁縣監崔岫領米三千八
百十九石零內無面之數至於四百十八石之多和水
腐朽不堪食者亦多先罷後推傳曰此必各邑捧送之
際不無虛踈之事彼山斗斛或不相稱之致只罪崔岫
似為未安詳問于分戶曹叅議李昌逵當初所捧之邑
詳察今徵崔岫姑先推考○辛巳傳曰罪人尹伸病重
云姑為保放○兩司合司啓曰逆籍親屬莫如逆琬一
國之人皆思顯戮而至今容息於覆載之間殿下以
宗社為重而義當掩息臣等以執法為主而斷不容貸
請按律定罪箠獄已畢腹心之賊至今逭刑討逆不嚴
王章不行公議日激輿情日鬱請賊棕嚴鞫正刑此後
連啓不從○壬午傳曰領相雖有起復之命守制不出

而今已經制其本職及無帶訓練都監都提調都體察使等職名後政下批○傳曰姜綱成晉善等自戊午冬病重自上知之自七月等給祿其所啓不允事並言于所論臺諫○傳曰猛獸傷人之害在治道所以除去熊虎何擇焉受任方面之臣既見為民除害之事則具由上聞固宜也有何諂人固上之失乎近日兩司固念朝家事體內外膺受重任之官非身犯之罪相繼駁擊使不得察任極為非矣沈悖不可罷勿為更煩之意言于所論臺諫○傳曰朴賊逋誅八年無人捕啓如或小有誠心捕啓之事則輒重駁而擊去之如是而其可望兇賊斯得快示典刑乎人臣不為討逆則其罪與逆賊同也春秋之法至嚴我國人不識義理極為痛心鄭豈以方伯之臣目見報狀投舉啓聞事理固當豈有希冀功賞而然守令方伯雖有所聞所見不為馳報狀啓然後方可謂討賊乎鄭豈小無可罪之事亟停勿煩之意言于所論臺諫○傳曰近來國有慶禮屢經赦宥雖係干逆獄罪

人尚有議放者非一二矣成佑吉李克信等所犯與此等罪人必不同科况已為結末乎佑吉則八侍於壽宴扈衛於親耕克信則不差赴京使且遠假承旨後別無可論之事該曹循例備擬於閑漫之職有何可推可罷之失而至於論啓乎凡治人已甚亦非公議持久四年或論或否必欲永廢無乃已甚乎言于所論臺諫以上四件皆徐當發落者也○兩司合司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凡開國之事冒瀆天聽者多矣即見傳教以臣等前後所論為非臣等誠未格天言不見信請命違斥咎曰勿辭退待物論○癸未傳曰妖言惑衆者斬法例固然近來人心不測或云慶福宮重造仍違複道通于仁慶宮或云鑄字洞又違宮闕妖言兇說愈往愈盛極為可駭速令漢城府掛榜知委使即鎮定彰義洞士大夫居民爭賣家舍出去云一一開諭使勿賣出○傳曰近來國綱解弛外方田稅上來京倉則名士家托稱徵債公歛取去者甚多而該曹不能啓治云此事虛

實雖未的知所聞極駭今後各別詳察善處○弘文館
上劄請兩司並出仕從之○甲申政院啓曰萬科設行初
試八格者當為及第故該曹請使外方列邑從其八格
數備納賜花及紅牌紙則官不自備而使八格者措備
矣今者改行殿試落者必多花紙備納之令尚未變通
遠方舉子等值此凶歲口資亦難而得失未決之前貿
納花紙極為悶迫其已納者雖不可還給而其未納者
使於殿試八格後備納則可除混捧國民之弊請令該
曹定奪從從之○乙酉戶曹啓曰即接廣興倉文報昨日
頒祿時受祿家奴子打破門扉突入倉庭詬辱倉官亂打
下人偷竊米太無所不至至於捕盜部將亦不得免其
歐打倉官等下疋騎馬而禁抑之則牽馬下卒亦皆歐
打倉下人輩無不被髮碎首不復官家模樣云既有分
量之官則實一風憲衙門而又有許多倉官雖豪奴悍
僕豈容如是肆其兇獍國無紀綱至於此極首倡之人
所當重究而查出極難此蓋由捕盜部將軍官卑微軍

士數小不能守門禁抑之致自今日至十四日畢頒祿
間請堂上別將一員差送領率捕盜部將軍官軍士等嚴
加禁止如有如前作挈者即為囚禁八啓後之

時宗

室納石納基納木為都正二品君及文武諸功臣譯官
內族諸色雜人為堂上嘉善東西班正職者不可勝數
廣興倉呼名領祿之際自致日晚是日風雨李大燁之
奴憤其霑濕日暮率十餘人作亂散失者幾半○傳曰

州府郡邑亦不可不助工量定其數使之助工事急速議
處○丙戌右副承旨柳孝立啓曰本月初八日夜風水
之灾極為慘酷至於折木拔屋叢穗之禾穀盡被損傷
水邊田畝亦盡覆沙上年大旱之餘飢民僅得耕種苦
待秋成今遭此變前頭民事極為可慮而加以法聖倉
漕船十餘隻敗沒於江華一國經費專靠於此而萬餘
石之米數百名之漕卒一時見沒此近來所無之灾灾
不虛生必有所召自上修省之道宣容小忽仍念目今
公私赤立餓莩滿野百役俱興民怨徹天國事渙散莫

可收拾若不能此時大有所變通則將無以為國矣度
支之長不可一日無而人皆厭避不欲擔當置國家於
無可奈何尤用痛悶新戶曹判書請令命招可省之費
可減之賦速令議大臣稟裁從之○司憲府啓曰統制使
金禮直本以悖妄之人與巡察使鄭造爭軋百端瀾瀆
天聽期於必勝者亦非一再其不識事體極矣請先罷
後推○司諫院啓曰司諫黃益中嗜酒失性為人笑罵
當初注擬之時亦有物議不可仍在亞長之任請命遠差
統制使與巡察使雖有通開相等之規統制勾管舟師
巡察專制一道為任極重則統制於巡察其間固有懸
矣金禮直不識事體妄自尊大初因公事場不繫之事輾
轉相激偃然狀啓武夫驕習不可不懲請命罷職答曰
徐當葺落○以崔濩為司諫鄭廣敬典翰韓曉兼輔
德○丁亥備邊司啓曰內三廳禁軍鄭希雲等四十三
人呈狀曰俱以遊方之人旅寓京城雖趁時受祿猶慮
不能資生而近来例受之祿遷延越科自上特下先給

禁軍之教感淚盈襟茲者判書又以被論不仕許多軍
職受祿無期若不啓達變通將盡餓死云臣等近觀士
大夫值此凶歟之極莫不窘乏况外方武士之從仕者
乎捫腹忍飢只待頒祿之期而頃者臺諫請推兵曹堂
上自上以徐當叢落為教以此兵曹廢貶至今不得為
之祿都目政事杳無其期殿最頒祿國家大事而遷延
至此事體極為未安衛士情理極為矜惻若不汲汲處
置則不無渙散餓死之弊特加睿思速賜處置廢貶及
都目政事令兵曹一二日內即即舉行從之○戊子酉
時營頭星出坤方天中八乾方天際狀如歪尾長六七
尺色赤聲如雷滅後白氣屈曲移時變為蒼白氣乃散
長可十餘丈許○因廣取武士對舉遊試取金遇辰等
十五人遇辰義州人爾瞻曾為其府尹後州人永望為
立雙碑爾瞻欲厚收西土之心館置遇辰稱為弟子至
是預構表辭以給遂擢壯元義州人登第前所未有云

○庚寅司諫院啓曰罪人邊應垣所作兇疏一款臺諫

前後啓辭備悉論啓而今此中道付處承傳中政院畧而不書其詩所謂凍雲頑雲指附逆議之人玄威指君上藁篁指賊蘊云則此固自初護逆之奉心而情狀之昭著者也使莫重罪案如是踈漏極為駭愕請色承旨先罷後推且應垣付處與白翎只隔一水白翎即安置大期之地也應垣之自願延安者其心所在叵測請令禁府改自願定配他道付處俾免兇人潛通謀亂之計各曰依啓承旨推考○罪人元棕定配于旌義棕以極惡大罪得免刑戮人皆憤惋邊應垣等事論啓經年至是停啓定配○辛卯司憲府啓曰科舉載 祖宗金石之典武科則畫不足落才者皆不得參榜乃二百年不易之常規也間有遊試觀射居魁者直赴殿試特出於一時之具典也明川人浪應蘭等皆試才時落才之人而頃者擊錚冒濫陳情以祈恩命其慢法罔上之罪輕矣請還收浪應蘭等十五人直赴殿試之命答曰徐當嚴落○壬辰傳曰今此殿試額數極多賜花賜酒等事各

別察為使無顛倒之患○定配邊應垣于堤川○癸巳
幼學金琢上疏請嚴鞠賊箝腹心追刑賊箝羽翼以正
邦刑○甲午政院啓曰親耕之科係是莫大慶禮而國
家多事累次遲延至於十餘度而尚未設行慶不踰時
之義果安在哉今者初試定以六月廿六日試期已迫
而適值萬科殿試今方設行應赴未射之數甚多二十
六日之前勢未及罷場或以為親耕武科初試既已為
之今則只設文科初試于三所似無所妨於萬科之
試云大槩許多外方舉子已於萬科對舉之時聞風上
京仍欲觀光於親耕初試至於罄竭囊橐艱難留泊苦
待科期今若以萬科退定又退親耕初試則其於朝家
卜日試士之舉未免有失期之歎請二十六日仍行與
否速令該曹定奪傳曰允○弘文館上劄賊棕合司經
先停啓不為簡通有違常規請還收定配之命請開經
筵延接臣僚咨訪致災之由亟紓土木之役以紓民力
以答天譴答曰己為定罪何必更論乎休煩可矣由予

不德屢致災異慄慄危懼若墮淵谷劄辭當更加留念
焉營建事予意魯己盡諭于大臣勿為並煩以鈞君子
之美名○乙未大司憲韓纘男大司諫李昌後掌令郭
天豪持平鄭潔啓曰伏見玉堂之劄有曰合同停啓不
為簡通又曰乍啓旋停有若塞責又曰舍黜度日物議
譁然臣等竊恠焉先察逆筭之罪惡而論劾者臣等也
畫討腹心羽翼正其常刑者臣等也不料今日玉堂擬
拾臣等餘論反逞乘機媒孽之計也逆筭之伏刑以亟
施刀鋸陷臣等賊悰之論罪以速停合同構臣等前後
之議臣等實未知其何所從也蓋臣等依永慶悖男例
不鞫而刑依文翼泰慶例停論而竄豈有緩悉於其間
哉况臣等之討賊悰論啓三年天聽漠然此論之停固
非得已宜乎玉堂之伺釁執言而臣等之遇此厄也王
堂若以乍啓旋停為非則臣等更論之日玉堂何意而
不發臣等停啓之後玉堂何往而不言且玉堂所謂物
議譁然者指金琢之疏耶玉堂公論所在而今乃雌和

於琢唱可哀也已朝著角立按劍相視若遇事機輒設
穿撥陰嗾恠鬼先攻有司假託公議次擊兩司首尾相
應䟽軍已伏朝著協和之美又何望乎簡通玉堂只一
城上之所為而噬及兩司多官不亦慘乎臣等俱以
無狀顯被詆斥請命罷斥城上所掌令蔡謙吉獻納申忒
等亦相繼引避皆答曰勿辭○司諫院啓曰逆箝正刑
徒黨伏辜逆琬尚保免喘悰久停加刑三年合司一俞
愈趨上下相持完獄無期逆琬處置間姑停賊悰之啓
因傳教圍置亦出於不獲已也前後討逆無非兩司之
所擔當玉堂之反加詆斥實未可曉也雖因日暮未及
簡通不察之失在所難免請大司憲以下並命出任掌
令蔡謙吉獻納申忒違差答曰依啓○傳曰昨日玉堂
劄冒昏始入何徃而昏夜間始入乎允劄子一時入啓
規例也今後察為○丙申傳曰都監郎廳以前衙官亦
多差下者况諳鍊人乎具長源設或罷職固當差下郎廳
使之察任况時無罷職之事乎仁慶宮別殿郎廳具長

源差下大槩戊申以後營建都監郎廳監役官何限一
遶後更不差下每以生疎人差下今後郎廳以曾經人
差下傳曰慶德宮金川橋郎廳閔大倫督令出仕○兩
司合司連啓請玠依律定罪逆棕正刑荅曰玠事姑待
處置勿用更煩棕事已為定罪休論可矣此後連啓不
從○左右相啓曰天人一理感應孔昭變異之出雖似杳
冥豈不大可懼也今年水災之慘開東嶺南為尤甚焉
平陸成川幾盡覆沙加以海溢三日濱海之田禾穀盡
枯又於本月初九日狂風暴雨自夕達曙屋瓦皆飛拔
木偃禾漕運致敗之報相繼而至此外私舩之撞破者
何可悉數公私沉沒已不暇計而人物之溺死者亦不
知其幾聞見之慘酷可勝言哉至於十三日夕亦有星
隕之變遠近瞻仰莫不驚恠無非臣等無狀所致伏願
聖明亟賜遶免荅曰不辟忝位以致天譴危懼怵惕若
無所歸卿等勿辭盡心輔予以副予望啓辭當體念焉
○弘文館上劄顯被兩司詆斥請削臣等之職以重三

司體面又劄請逆玷賊悖快從公論答曰勿辭玷事已
論于兩司矣悖事發送配所非一二日則何往而繼琢
䟽更論乎深用恠焉已為圍置休煩可矣○皇帝
崩時陪臣李廷龜在京師馳啓以聞畧曰皇上聖候
自六月望後添得暑痢廿日大漸閣老入宿內閣二十
一日放御醫 皇上御弘德殿引接閣老方從哲英國
公張惟賢兵部尚書黃嘉善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八人
將手指面教各臣看一看病至如此又慮憂東事方從
哲等奏用人發帑等事 皇上將手連握數次不久斷
氣是日酉時 崩逝臨 崩遺 詔曰朕嗣 祖宗大
統歷四十八年久因事焦勞以致脾胃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監協心
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是
夜御史四貧巡視皇城嚴守衛禁出入皇太子發令旨
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議喪禮二十二日發喪小斂二十
三日頒遺 詔後仍大斂奉安 梓宮立銘旌臣等鎖

在館中百官及館夫等皆在闕裡門禁益嚴無由出入
不得已呈文於禮部曰 大行皇帝賓天千官自昨失
臨而職等出入不得自由不勝悶鬱竊念 皇上訃至
本國則國王有率百官舉哀之禮况職等來在輦下豈
可退在館中乞隨叅於千官失臨之列乞應行禮節一
一指教閣老謂禮部曰朝鮮同內服不可以外國區別
此言有理可謂禮義之邦乃許隨班行禮因於儀注中
添入朝鮮使臣行禮一款至有進香之禮行文工部造
給孝服發票許出是夕工部先送臣等三人裹服制頗
違家禮呈文禮部而改之二十四日曉臣等白帽白衣
往闕門外着斬衰腰經帶麻鞋從午門西掖踰會極門
進思善門外即武英殿之左而大內之差備門也見萬
歲山松栢蒼蒼其下即宸居乾清坤寧在其左右隨千
官行成服禮前後舉哀成禮而罷二十五日曉隨千官
先詣文華殿上箋於 皇太子勸即帝位乃詣思善門
外行朝失禮仍與千官進香祭一壇而罷二十六日曉

如前進叅上勸進箋於文華殿行朝笑禮於思善門外
皇太子令旨大際一則論內閣六部竭忠供職一則收
用大臣賢士有民望者一則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
遼東等九邊各鎮以作犒賞一則天下礦稅太監盡行
撤回一則又發帑銀一百萬兩專送遼東犒賞將士仍
檢發未下題奏大官缺窠亦多填補中外洽然濳動二
十七日羣臣三上箋答曰文武羣臣耆老軍民等合辭
陳請至再至三已悉忠懇天位至重誠難久虛况遺
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因諭禮部曰 皇考大行
皇帝上廩予哀慟悲踰五內摧裂而文武羣臣耆老軍
民等以 祖宗基業之重 皇考遺命之嚴上箋勸進
義正辭懇不得已勉從所請 茲當祇告天地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佮部擇日具儀來聞欽天監奏八月初
一日午時吉是日早遣官祇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上
以孝服詣 大行皇帝几案前祇告受命畢即於文華
殿設香案酒果具衮冕行告天地禮隨赴奉先殿謁告

祖宗畢仍具袞冕詣大行皇帝几案前行五拜三叩

頭詣孝端皇后几筵前行五拜三叩頭詣肅端靜

純懿皇貴妃母即生神主前行四拜禮畢詣文華殿即位

文武官具朝服入丹墀內臣等與千秋聖節兩使臣

隨班入叅午時皇上升寶位傳旨免宣表賀只行五

拜三叩頭訖千官出承天門外翰林官於帳前詔書

用寶置雲盤至承天門上宣讀千官五拜三叩頭讀訖

山呼蹈舞而罷改元泰昌自明年為始行用初二日齋

詔差官行人司及序班等分往十三省頒詔是日皇

城六門四營指揮等六千八百餘員各把守禁城四門

勇力士二千八百餘員各把守而各門皆以兩象分立

侍衛龍輿駕象立於午門外錦衣衛官親執儀仗公侯

伯閣老尚書皆不得帶率下人班行肅然而文華殿庭

狹窄多官分立內外所謂鹵簿大駕儀仗陳久破汚所

見埋沒皆云先皇帝時不為改備故如此云初二日

初三日千官連行賀禮大學士方從哲以函補閣臣事上

本則奉 聖旨監卿奏具見忠悃况今邊方多事之時
正賴卿運籌帷幄主持匡襄所謂補閣員准將先點閣
臣二員允用還着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
八員來簡用仍諭吏部曰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史繼階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澹俱升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差官行取來京同從哲在閣辦事故論蓋
史繼階沈澹俱以首望會推以八今三年方從哲上催
本數十度始為下點而亦不批發故也初七日禮部以
十一日萬壽 聖節事上本則奉 聖旨 大行皇帝
梓宮在殯朕茲值生辰倍切哀慟賀著免行又一本請
冊立東宮以培國本事奉 聖旨冊立東宮謹遵遺
詔於釋服後舉行佾部頒擇日具儀來奏欽天監以九
月初九日擇吉是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生母升天年
久當追尊為皇后祔葬於 皇考新陵合行事宜查例
具奏又於前月十五日諭內閣曰 父皇遺教曰佾母
皇貴妃鄭氏侍朕多年勤勞茂著可進封為皇后應行

禮部禮部具儀來者禮部上本峻辭請寢初八日上本
皇上嗣登寶位萬機攸繫伏望念宗廟社稷之重小節
哀情請於文華門視事百官行奉慰禮奉 聖旨朕哀
慟方深豈忍遽離喪次其以本月十二日視朝倫部具
儀來者禮部查議歷朝舊制服制於二十七日內服衰
服視事二十七日外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經至耐廟
之後始易常服御朝如常儀今亦依此本月十二日
皇上服衰服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素冠腰經行奉
慰禮今日二十一日服制已滿之後 上易素翼善冠
麻布袍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烏紗帽黑角帶皂靴
奉 聖旨是十二日視朝後照舊于三六九日視朝事
命下○已酉大司憲韓纘男大司諫李昌後執義鄭道
掌令郭天豪持平鄭潔啓曰再昨玉堂之劄以塞責目
臣等昨日玉堂之劄以常漢比臣等所謂塞責者護逆
之謂也以護逆加諸兩司是果相敬相規者乎兩司之
討賊悰已過三載則謂之率爾而停可乎兩司之討諸

逆已至十年則謂之塞責而論可乎今日玉堂之論是
臣等前後討逆之緒餘也糶糶也臣等雖鴛鴦待玉堂
之申嚴而有所更舉乎夫討逆人臣之大義大節也若
以塞責為言則與護逆者何以異哉不可覘然仍冒請
罷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司諫崔濩啓曰臣一生
愚直不避禍患自在韋布之時粗明君臣之義當永慶謀
危之時與李挺元等同謀討逆幾死於亂賊之手及悌
男逞兇之時與李偉卿等又上討逆之章久被削籍停
舉至於逆箝聲勢鴟張人無敢言者臣又忝玉堂首蒞
請鞠之論終得正刑盡除黨與凡有孽芽於其間無不
如鷹鷂之逐鳥雀耳緣臣無狀重辱名號請命罷斥答
曰勿辭退待物論○判義禁李爾瞻啓曰伏聞金琢之
疏有治逆不嚴王道不行追刑之典有司不言等語云鞠
逆之事有大臣有兩司有禁府堂上其所謂有司未知
指誰某而發也賊箝之獄雖曰垂畢逆璫以免魁偃息
私第尚保首領則其徒黨之追刑又何暇論也至於賊

綜訊杖四次更請嚴鞫論列三年猶請正刑公論益激
天聰愈邈則三司之未得蒙允者豈治逆之不嚴乎當
其賊箝為奇俊格所告而力主並鞫之論者臣也西宮
投檄已疑賊箝所為請鞫允黃者臣也南門掛榜知其
如出一手請拿仁俊者臣也察賊箝之奸慝戊午春初
悉陳以啓者臣也審賊箝之為賊而同年四月議諸君
干同志叢論討罪者臣也及至七八月都城潰散事機
危迫屢將逆狀仰達宸聰者臣也以此賊箝必欲先除
臣身之情迹始出於崔沁等之疏又露於荅金闥之書
又發於八洞夜呼之罵又著於諸賊伏刑之招曾為賊
箝所欲殺今為琢輩所欲害臣之厄猶未殄也噫朝
著角立是非失實逆變之初傾軋已極此疏之投復踵
其跡媒孽而受其陰喉搆誣而報其私怨琢之肝肺其
可掩乎竊念負推戴之名不加刑戮得保免喘者亦有
之琢䟽槩論治逆而終不厯指討逆之舉果有愛憎取
舍於其間矣微臣衷曲聖明所燭天日所臨不欲與此

輩相較而職忝有司橫遭口舌鎮彼紛拏莫如自退伏
願聖慈亟賜鑄改以便公私荅曰省啓具悉安心勿辭
○禁府堂上尹訥朴鼎吉啓曰金琢之疏臣等雖不見
其原疏所謂有司專指臣等之職也臣等之職只是承
命鞠獄乃以追刑之事誣以臣等不欲假托討逆之語
反攻討逆之人其綢繆變幻構捏報復之計實自癸丑
慶起等而始焉琢之心不難知耳判府事李爾瞻既以
此乞免臣等亦有司之一也請命遠斥荅曰勿辭○傳
曰此時國中可諱之事不可輕出朝報而新八生疎注
書輩例出朝報今後如近日合司合啓秘密可諱事一
切勿出朝報事色承旨各別檢飭○戊戌傳曰當初各
處別將差守事乃所以譏察堅守以備不虞必以武臣
中驍健者擇擬而或以市井雜類苟充擬差以致名器
日輕仕路甚濁極為寒心今後一一詳問判書十分擇
擬○副提學柳希葢校理朴有章修撰尹知敬啓曰臣
等前後上劄只陳賊掠之事不可遽停之意兩司不舒

究之至以言外之旨反加詆斥本館之劄其果有傾陷
構捏之語乎聖朝之所洞燭臣等不可更為瀆擾三司
一體也既被其斥則勢難偃然處置惶恐待罪答曰勿
待罪○弘文館上劄兩司請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已
亥持平成夏行啓曰微末小臣濫蒙寵擢思補豪末第
見近日玉堂憑藉討逆之論敢逞傾軋之計只招所切
之人攻擊兩司又與不叅之負並乞適免本館呈劄亦
違規例舉措顛錯有同兒戲朝著之請決不可望如臣
庸劣誰能當糾責之任請命適斥答曰勿辭○庚子傳
曰金完事當量處李善復雖有過失職是宰列奸細等
語君上亦不可輕加况有何妖誕之事而醜詆至此乎
所論誤矣不允燔瓦所事亦當量處尹侃徒知盡心國
事之誠未見縱恣無忌之罪也然如是啓之推考捕盜
大將以下姑勿推考此時因此啓而不欲捕賊則亦不
可說也令本廳更加譏察以處事言于所論臺諫○傳
曰今此賜銀降 勅辨誣降 勅俱係國家稀闊之慶

似當親告 廟社矣告 廟後社稷次第舉行○辛丑

司憲府啓曰近來紀綱蕩然人不畏法冒濫呈疏不知其幾舉子李義龍田慶男鄭蓋海以呼不隱然呈疏欲赴殿試試官防啓則聖批以今可許赴後勿如是為教夫呼不之法二百年流來舊例也如以一二人罔上之言許赴為教則其累百呼不之人其可盡為許赴乎後勿為例其可為常久之法乎許赴之命政院非不知法外之疏而矇然捧入極為非矣請當該承旨推考答曰當量處承旨事徐當叢落○壬寅傳曰憲府執法何獨於此科太峻乎廣取之意亦有所在勿為煩論使之赴試承旨有何推考之事乎言于憲府○傳曰領相處以國事日急殷憂日深卿雖有疾豈忍忘世扶病勉出共濟艱虞之意遣史官袞諭○癸卯傳曰今此廣取武士以防秋為重秋節已屆外方入格舉子亦不可久留初四五日差官未入京前放榜可笑議大臣以處○傳曰李昌遊分戶曹叅議也何至今不為下送乎○傳曰試官

早招事下教幾度乎昨日試官望單子早下而閉門之
後始為齊到以致夜深留門極為顛倒今後察為時舉
子預約于試官叅望之人議定牢籠內通受點皆有定
價故望簡雖入宮人不即啓知必圖點下之旨然後入
之王不知也○甲辰咸鏡監司狀啓七月初八日大風
大雨田苗埋沙人物多死○傳曰差官初九日入京則
初七日仁政殿殿試設行未妥親耕別試殿試以來月望
後改擇日差退○傳曰親臨水操來月七日間改擇日
為之親臨前試閱二度整飭諸事○乙巳傳曰秋節已
迫伐木教差官從速發送○禮曹啓曰差官未入京前
廣取武科未及放榜則許多秋榜武士不可久留不得
已來八月十八日為先放榜親耕文武科殿試則九月初
三日退行○傳曰差官不留一日催行云今日臺諫差
出明日初度習儀先行○以尹聖任為副修撰閔藻正
言蔡謙吉校理鄭廣成右副承旨林健執義

庚申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五

恭昌元年八月朔丙午傳曰都目政久不為之味非舊例差官

未入京前無故日速為事言于該曹蓋都目大政也每歲

夏冬兩季計仕陞遷補磨朝集選之規自祖宗朝行之

盡一凡百事為無不進行至於六月應行之政行之於十

月壞亂至矣至末年不為都目大政者二年矣蓋緣臨政

之際內外請謁紛沓王亦不能自主不得已退定云 ○丁

未傳曰近來軍國日漸多事予亦左酬右應憂虞度日當

此主辱之日不思臣死之義都承旨早罷或有不仕之時

他承旨亦或稱病不仕或日高罷出差官回還問都承旨

禮房承旨尤為各別盡心察職時百職怠廢承旨乃進侍

之官而亦廢待滿之規出入早暮惟是取欲故王有是教

而竟無益也 ○戊申營建都監啓曰狼川縣監李得天別

備材木一百三十条上納矣傳曰依事目論賞 ○己酉吏

曹啓曰都目政議于兵曹則判書柳希奮以為聞領議政

不久當出政院及槐院褒貶時未等第待領相出仕後為

政云何以為之○庚戌傳曰良臣拿來已久尚不請鞠枉
為駭恠大臣雖不備明早推鞠○司憲府司諫院啓曰宣
傳官姜晉暉殿試至嚴之地落榜舉子姜茂生暗錄於草
榜視捉於試官枉為奸譎請姜晉暉姜茂生並依事目科
罪○辛亥傳曰大臣俞招推鞠○傳曰尹三聘姑為保放
三聘即誣告者也○司諫院啓曰海運判官曹信多行鄙

陋專事侵虐漕軍潰散至於漕運當於四月初生分載裝
舡五月內來泊京江而信舍漕舡而載私舡紛紜移載七
月風亂之時僅到江華萬餘石所載全數覆沒漕軍八十
餘名盡為溺死其為情狀枉為痛駭請命罷職不叙免山
縣監中景植本以無賴之人濫受百里之任物情莫不驚駭
請命罷職答曰徐當費落○壬子領府事沈喜壽上劄乞
致仕答曰此時大臣何如是一向辭退乎宜念國事勿為
更辭○傳曰洪得一督運御史也何以上來而至呈覲親
呈辭乎督運事何御史下去乎速令備邊司察啓○傳曰
秋高已迫而空名帖尚不成送去該曹色郎廳推考○癸

丑傳曰習儀早行罷後即為推鞠○荅領議政七度呈拜曰
試觀今日國事此豈大臣辭退之時乎惟卿後經草土疾
病之作固所難免第以休戚與同之身方際違虞孔棘之
會雖不能日赴朝堂總治百務亦可扶病勉出卧閣視畫
勿為更辭強起莅職以副予側席之望○甲寅傳曰近來
凡有病人所當依例呈辭而每每陳疏殊失舊規况一司
之官既已呈告則雖上疏亦不可為也今後政院一依舊
例另加察處○傳曰近來禁府事頓不如前矣 先朝雖
只堂上二負例為坐起捧招矣近來全不坐起致令罪人
或病重保放或徑先病斃枉為不當今後凡罪人一一捧
招速為處置○大司憲韓續男上疏曰名出賊招伏地待
罪荅曰省疏具悉安心勿辭速注參鞠為罪人李良正所
引故也○乙卯傳曰瑞葱臺廷試明春退行○禮曹廣取
武士放榜以八月二十三日兩界放榜以八月二十九日
付標傳曰新及第謁 聖日舉動未妥以三日無故日改
推擇放榜○丙辰傳曰今此廣取武士初試入格舉子等

武被訴於人武坐難明之事囚繫甚多此豈盡京至如鄭善事尤為可駭十分詳細明覈私賤與否俾無冤抑○副察使張晚上劄辭職荅曰此時卿何出此言乎雖有未差之症調理察任勿為辭退之計○傳曰前頭舉動稠疊速為祈晴○丁巳大司憲韓續男啓曰人臣名出賊口希蒿待罪之不暇雖有聖量之含容豈可一刻安於心乎况臺諫少有平嫵又引咎避之舉名於賊偃然行公物情謂何請亟命鴆劑荅曰已諭勿辭退待物論○司憲府啓曰大司憲引嫵而退良臣以悌男家內文亮謀叔計又有與知而窮鞠嚴刑終不直告但以不相干之人為言而自稱偶然一見所言說話全不得知云其臨死愛詐固可知矣韓續男別無可避之嫵請命出仕荅曰依啓○戊午奏聞使李廷龜在京師以 皇帝崩逝及 皇勅一部謄書馳啓以聞其 勅曰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朕惟大恩不畜小嫵孚在形迹之外至羽恒見萬里智居聽睹之先惟爾朝鮮僻處東隅世遵箕範維我夙推心腹肆爾世濟忠貞憤茲

奴首棄信速禍索厥國賦戮力汎征仁推父兄勢捍頭目
師雖暫衄志愈靡他寧侯戒嚴輔車迺奮同仇之愾况肯
觀望蚌鹬轉懷兩袒之私是用再降重書荐錫金幣聊示
優卹爰助隄防倘以道路傳牒之言輒為投杼差胡注未
之迄不釋飲弓甬固何堪我亦安忍原無陰翳詎待覘消
矧夫上兵伐謀豈及焚書斬使拜諉不辨無庸泣血剖心
然猶介介靡寧皇皇求雪精能貫日氣歆吞胡匪啻名王之
詭義勃于志抑且陪臣之懇情見于辭茲益鑒悃誠懲爾
憤惋和為開布嘉興昭宣載申羽翼之盟更訂犄角之誓
我天克定聿觀張皇彼貫已盈終就殄滅巨援協濟襄捷
伐于一朝誦恥除克垂勳名于千古為此俯慰爾其軫哉
故諭○兵曹啓曰本曹所儲軍需沒數盡用外方應細亦
未及期目前方有絕之患而前頭天使迎接等處各項應
入價布枉為浩大臣等待罪本曹不浚不疾誦竊聞雖在
太平之日若值 詔使之行凡權設衙門營繕等事一切
停止專力於接待 華使况今掃地赤立之際予如體有

下人及兵器都監匠役雖不得盡減其中可減者令本府
本都監量減此外撰集廳修正廳書籍別廳舟師廳守禦
廳大將廳賑恤廳籩禮廳掌樂都監等九處權設衙門限
詔使回還間請並為停罷以省浮費傳曰 天使特應入
價布多至二百餘同則雖減者諸都監亦不可不措備况
遺在價布未滿十同云則有何可減之事乎此事隨後稟
處而諸道價布更為急急下諭使於九月內無遺上納而
價布出處別據議處聞而防海兩步兵價布並姑上納
可矣二百餘同應入之布何以辦出乎更加十分着察
為○已未以秘密傳教大臣戶曹判書俞招政院啓曰大
臣俞招則領相以病不來矣傳曰知道 以 天使將至講
求辦銀之策也 ○庚申傳曰金萬鎰上來已久何至今不
為處置乎速為處置 金萬鎰濟州富民也畜馬萬匹至是
未獻五百匹故有是教其後特拜副樞管印正二品侍衛
職也人皆恥之 ○辛酉以李爾瞻為遠接使李慶全館伴

○壬戌傳曰差官接見時禮判及大臣依例入侍○傳曰

李尚毅全尚病重云遣內醫不離看病○傳曰差官十九日二十日間回還則陳慰進香拜表以二十日沒數日差退而祭物封最以十九日為之○禮曹判書李爾瞻啓曰臣素之才藝忝竊文衡尋常官家文字每患依樣蕪拙不料茲者續接重任又到駕考願影慚愧捫心兢惕冀紆遠改之恩冒陳切迫之懷自國初以來迎迓皇使非但富於詞藻亦須兼有計慮然後可以舒國華而應事機也竊念今日形勢與昔尤異一言一字所關甚重如臣才短識淺者果可叨摠而擔當乎况蒲柳之質已踰六十草牘之勞今至八年雖欲扶曳疲軀驅馳王事不可得也伏願聖慈亟賜鑒免以安愚分簡拔才望以責宗教答曰勿辭竭誠盡心十分善待少無欠缺之事一行帶去人宜遵前例極擇以帶譯官及擇諳練解事之人如表迓老李彥華當預備御前傳語之任不可帶去○癸亥荅館伴李慶全辭免劄曰勿辭盡心察任近來人心日益忼愾解弛天使出來遲速雖未能預知危接待所需十分詳察急急措備

○遠接使李爾瞻啓曰接應 奉使拜令固重該需方以物
力虛竭為慮而臣則以人才之盡為悶也沆事三負五瀕
才望俱全可以同事文翰分理職務也在京製述官多
益善而柳夢寅以文藝巨擘方在屏散洪瑞鳳金尚憲張
維趙緯韓任叔英金世漁等亦以一時逸才俱坐廢錮至
如柳根李好閔皆以騷雅老匠被罪未斷已經數載今當
起廢滌垢之日若無特宥責效之命則將何以辦此奉國
之盛舉乎臣猥忝儉接之任控辭懇乞既不得遠改則所
當不拘規例唯思賁飾收拾群才集聚衆義誠為急務敢
此冒陳僭越之罪宗所難免只欲使聖明之世終無抱才
虛棄之寃也伏願聖慈庶垂容察不勝幸甚荅曰知道當
量處○領議政朴承宗啓曰臣病未行公體察使之名猶
在臣子自擬為資畫使李時發沆事官父子同事一衙門
豈非未安之甚年前金蓋國以臣相避遠資畫其時臣方
在草土邈無行公之期至以相避遠在下者令臣病若小
差即當出仕臣子之不可為沆事官明矣李時發遠引張

浚聞者時其子忒為機宜文字此大不然張浚受孝宗恢復之命出師江淮其子忒從其父而往遂使為書寫機宜本非公差之類也酌古參今斷然可達臣子自疑請減下浚事官從之○甲子右副承旨鄭廣成啓曰吏曹以營建都監移文空名帖數千張將為安寶臣取見其數目則貞夫人淑夫人之帖亦在其中臣竊念國家之以告身購募米布稟出於勢不得已其間苟且濫偽之弊固不可勝言至於貞淑夫人之彌所以命卿大夫之妻決非危庶之所可僭也近年以來空名之帖未曾及婦人職者豈非大有不可而然也今若輕將誥帖散與民間則倚布之女守錢之婦舉皆稱夫人乘屋轎其誰禁之尊卑混亂瞻聆又駭所得之米布甚微事體之傷損甚大我東方維持之名今將自此掃地矣夫人帖一款請令該曹勿為舉行傳曰令都監議處○傳曰水操以明年三四月擇日運行○乙丑傳曰係干 天使事中外官吏怠慢解弛未見舉行之稟 天使數月內出來則將若之何令大臣十分各別檢

飭使之各盡職事如係 天使接待事筭一十以上推考
並依舊例罷職事捧承傳舉行○傳曰各殿表裏非但升
鹿裊邑亦不期所見埋沒該司官吏推考令提調各別檢
察○執義林健司諫崔護掌令蔡承先持平成夏行鄭潔
猷納中忒正言金湊夏啓曰舉子落幅自試所分散各處
舊例也該曹仍公事要其輸送者亦近例也試所雖送而
花消於中間者亦近來之弊也試所以此不為致意而每
以若干軸輸送矣該曹不即移文於設場之初而乃於罷
場後數十日始責其沒數輸送真所謂俾出童役也臣等
俱以臺諫忝入試所頭被詆斥請並遠臣等之職答曰勿
辭○司憲存啓曰國家多事六月都日已過數朔而詔使
之行重疊凡百所需必待守宰措備請數日內速為都目
政枉擇庶幹之人催促赴任○傳曰金德男勢難獨為入注
而金彥春病重云何以為之乎急急議處且依他譯例某
物給送德男或施某賞備邊司回啓曰德男彥春等明日
當為裝送德男依金彥春例守門將帖成給而此兩人令

五曹未布量宜題給宜當答曰依啓此兩譯之送今已太
晚送之無益不得已送之則金彥春觀勢入送只以金德
男與河龍逃胡等一時入送似便更議善處回啓曰領相
之意以為事機差晚入送無益云臣等之意亦無異同今
番則兩譯姑勿入送更觀日後事機處置宜當答曰如是
遲延漸失事機尤為寒心依前傳教金德男與河龍逃胡
一時並為入送某樣速處回啓曰今此德男入送之事群
議皆以為無益莫如不送之為愈臣等亦豈欲終始不送
今番則事機已晚姑且停止徐觀賊報更議處置似合事
宜答曰此人等入來所當即為善處而日日遷就終乃不
送此賊雖或動兵豈不待我國之報乎今番別無答書之
事只以希聖等出來可見和好之意仍為善措我國近地
搶犯則不得防備對敵誠信之意安在恐或曰此有妨
於和好等語多般開諭所不可已更速議處○丙寅館學
儒生禹彤等上疏請以曹植泛祀
文廟答曰用嘉尊賢
之誠當議而處之

植嶺南人也元高自守壁三不抗持論

常主激揚

明嘉朝以微士屢召一

至登對輒還上疏有

口殿下先王之一孤子慈殿宮中之一寡婦云至以香

吏為國家之亡之悲學問稍涉陽明不肯肯備望執學者

稱為南溟先生退漢先生嘗曰亭亭物表波暖霞外蘇仁

和其門人也無時售私至欲擠排五賢獨尊其師而屢試

不得焉爾瞻又自稱仁和門人至於希覬道統諷諭館學

有此陳請禹躬公州人附會爾瞻得為生貨狀元

○戊辰

傳曰雨勢雖武開霽庭除泥濘進香使拜表放榜中以二
十五日定行而慶德宮舉動更為下教後察為○傳曰
天使支待雜物一依舊例磨鍊卜定求請苟簡之亭一切
勿為且不小 天使支待之物若如供止紙防細則非但事
體可駭乘時逞奸之弊必多各別嚴禁各該曹如有防納
者隨聞重治事言于憲府○司諫院啓曰原州牧使申繼
以秩高守令惟務肥己兩占田庄於境內聞者莫不唾鄙
請命罷職玉果縣監柳膺到任之後專事剝割大同未布
公然偷竊請命削去仕版答曰徐當裴落○備邊司啓曰

公然偷竊請命削去仕版答曰徐當裴落○備邊司啓曰

希聖等事關中朝不可不明白處置且希聖等出送曲折
具由咨奏事已有聖教撰出之際不可只以出送二字泛
然措語不得拿鞠處置况三司之論亦且嚴正臣等更
無舉行之事矣荅曰本司回念國家大計每怵於輕浮之
橫議屢失事機予竊痛心此希聖出來也即為捉來詳問
賊情或送于經略衙門或某樣處置似無不可何如是不
量予依前傳教急速捉來詳問賊中情形更議處置○庚子
荅領相八度呈拜曰當此國事孔棘之日奄承 聖皇膺天之
討止下遑遑固知攸濟卿有休戚是同之義何忍忍視不
出予急急出任共負國事○辛未司憲存啓曰義州判官柳
景續專事剝削民不聊生前被臺評尚不懲艾瓜期已滿
巧生仍任之計請囑萬端請命罷職不叙荅曰徐當發落
○生負蔡九江上疏厚誣既雪顯誦未上誕舉彞章上荅
皇恩下循群情事入啓荅曰足見爾志願予以無功無德
屢受虛誦貽譏取笑非一非再日夜憂懼俯仰有覩豈可
又以此事冒受不當受之說以重予罪過乎宜知予意勿

為如此之言○以李益燁為右副承旨李慶全左叅贊金
善國修撰李光胤校理尹知敬檢詳鄭豈叅知崔護無輔
德○壬申司憲府司諫院啓曰今此親耕別試為慶事而
設慶不踰時乃所以重其事也初試出榜之後所當即為
殿試以完其慶而遷延時月累次遲定非但事體未安遠方
舉子留京艱苦之狀有不可言請令該曹從速擇日設行殿試
萬科之舉為防秋也殿試之後唱榜漸退當此遼虞孔棘
之時防戍之事一日為急請速為唱榜及期入送○癸酉
傳曰近日國事慘不忍言軍興累歲征戍日苦加以上年
失稔餓殍填壑予無樂予為君日夜憂悶之極奄承皇
上之計詔使兩起將相繼出來當此中外震竭公私赤立
之日將何以善待乎未正朝方物勿令封進以其價物還
為買銀補用此外措備等事急急料理舉行○傳曰綠棚
造設事下教已久而別無舉行之窠又無回啓之事未知
何故○兵曹褒貶只判書叅判速為磨勘○甲戌傳曰奇
自獻有功之人累經大赦放送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六

九月朔乙亥院啓河東縣監許恂專以剝割為事扶餘縣
監朴文浚專務肥己監察金光郁多行鹿鄙之事請命罷
職荅曰徐當發落○以南謹為大司憲金質幹左承旨朴
來章校理○丙子答領議政朴承宗七度呈辭曰予意已
諭辭章又至卿欲棄予長往耶試觀今日國事此豈卿堅
卧不起之時乎宜遵前旨亟出共濟○傳曰 天使製述
官講經官遠接使未下去前速為抄出○丁丑營建都監
啓曰即廳具長源素有勤幹之稱仁慶宮址別堂次知監
董之事自上下教已久而當初臺諫論啓後時無發落故
不敢行公址別堂始役之後久無即廳何以為之傳曰罷
職前衙人差下即廳監造官者亦多具長源速令察任○
傳曰限 哀詔差官回還前各項舉動並為姑停則禁婚
嫁屠殺去刑戮等事並知會舉行○義禁府啓曰禮曹以
登極詔使綵棚造設事因備忘移文于本府臣等反覆詳
議與軍器寺共為料理取考尹曹所藏綵棚式訪問壬午

天使時山臺都監下人則綵棚許麥所入姑置不論而其
時都監下人只餘書吏書負使令各一人詳問此人等所
言則左右邊各設春山夏山秋山雪山每山上竹三次竹
六上竹則長各九十尺次竹則各八十尺以兩邊山臺計
之則應用上竹二十四柱次竹四十八柱此外應入柱木
不知其數最短之木亦不下二十餘尺當此宮闕所伐之
餘雖體短之材尚且難得况九十尺長材二十四柱決難
覓得於嶺西產材之地設有可用之材冰凍之前勢未及
斫伐而所伐之後以何民力可得輸運乎平時則自前
天使時山臺所用上竹次竹之材積置于景福宮東門外
每次仍用而壬午 天使時上竹柱朽破故只一柱斫伐
於江原道以平時民力亦未易輸運踰嶺越川之際一跌
而死者甚多其時洪川縣監沈喜壽以差使負目見而言
之云一柱如此况上竹二十四次竹四十八其餘竹無數
者乎且山臺役軍自前以水軍定給而義禁府則一千四
百名軍哭寺則一千三百名云目今水軍見在者無幾而

困於百役，逃散殆盡。春初親耕，時儼禮廳，定給三十名水軍。只令十日赴役，而赴役者僅十餘名。前頭二千七百名一朔赴役之水軍，萬無辨出之路。凡千種種應入紙地、休紙板、子雜木、生葛、麻、索、膠、末、丹青等物，不可勝記。而此則猶可責出。該曹卜定外方，至於上竹、次竹、材及應役水軍，則從何辦得乎？平時則景福宮門外地勢廣濶，兩邊山臺排置有裕。而今此敦化門外左右邊甚為狹窄，右邊則必毀備邊司，方可設機。左邊則金川橋水門之下勢難排置。此亦可慮。臣等伏念聖上之欲設盛儀以修恩詔者，宗出於待。王人以敬之至意，臣等計以物力揆以時勢，山臺一節決難行於今日。願天俊以後，詔使之來皆不設山臺。此則天朝之所已知，而上年西師敗衄之後，加以凶歉、兇賊伺釁，禍迫門庭，邊上孤軍枵腹待餒，我國疲弊之狀，天朝聞之熟矣。今此詔使之來，闕門外山臺則依前勿設，恐或便當傳曰：我國自亂後，允應行之事亦皆以蕩敗二字為防塞之地，極為痛心。舉一國豈無可得材。

木若干之力乎闕門外地勢狹窄則誠然矣大槩營建未
畢闕門外地狹雖似未安今姑依啓但儼禮等事勿如前
日塞責各別措備如有如頃日親耕時中人未備苟簡埋
沒之事則有司難免責罰各別急急察為○政院啓曰都
目政事近年以來緣朝家多事例未及期舉行目今方伯
瓜滿者擬薦已久居下守令之邑曠官亦至四箇月當此
詔使之來必湏作急差出使之催赴任所然後措備卜定
之物可無不及之患都目大政請令該曹急速為之傳曰
允○傳曰具長源辛暉推考事言于當初所論臺諫○傳
曰領相處遣承旨敦諭使速出仕論辭自本院激切措入
○戊寅傳曰金萬鎰獻馬五百匹超資察職除授其子大
鳴守令除授次子大聲升堂上其孫金鵬本道邊將除授
○司憲府啓曰摠管之職與兵部相等為任極重故自前
無是職者非文宰唯國舅得為其中雖或有一二武宰而
非威望素著之宿將仰視如斤鷄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
上安敢有希冀之心乎金萬鎰海島中一丘氓也有馬千

乘家累萬金前後獻馬之數不知其幾許隨其多少償之以金帛米布則可也何敢以官爵酬之名器至重公論可畏請還收成命司諫院亦以萬鑑事論啓荅曰奉酌除授庸何傷也勿為煩論後萬鑑出任數日而去○已卯傳曰來月初三日親祭勢難行之方物物膳親祭臨時封進姑勿徑先封進○政院啓曰伏見生負蔡九江之疏為今番輯誣事請上尋彌此蓋一國臣民所共願而先出於韋布之言益可見其輿情之所同也聖上至誠格天能輯厚誣豐功偉烈彌有光於祖宗豈可以聖上撝謙不居終乃拒此群望乎此疏雖不踏啓字請送于廟堂作速議處荅曰政院何為此論乎曾所未聞之事予甚恠焉○以李士慶為右承旨尹知敬輔德李偉卿禮曹參議李明漢副佐撰鄭廣敵典翰○辛巳承旨睦長欽啓曰昨日暮時典獄署有捕盜軍官李景巖者着綿紬衣直開外門突入廳上賊人摘奸稱云自開重囚門賊人奪去計料之際獄官問其情由則扶曳獄官適賴下人相救雖免亂打衣冠盡

破大槩叱辱獄官欲棄出賊人之計事甚叵測李景巖請
令攸司意速治罪傳曰拿推○癸未吏曹啓曰郝目政事
未初十日為之荅曰明日自內有故後日為之○甲申左
右相啓曰生負蔡九江之䟽政院具由入啓移送于本府
矣今此辨証之舉昭揭宇宙苟非聖上之至誠其何以感
動 皇聽至於此極邪十行之札寵綏優洽事先簡冊慶
闕 宗社一國臣民舉切歡抃掄揚歸美之典固不可已
第惟此事所係甚重請待首相出仕相議舉行荅曰卿等
又為此言予竊恠異為人君者其尊無比不必屢加虛號
然後益致其尊也大槩雖一毫近似之事其舉措極重固
不可轉相推諉隱若試美况此決非可從之事強為提起
生事於無事之中是何意也前日已受虛號常用慙懼俯
仰有覲又待領相之出將欲何為如是先啓尤可恠歎勿
為更煩以安予心○丙戌告急使洪命元狀啓臣罪戾極
重公論可畏決難奉 勅於郊迎之日請速處置代授他
真○丙子專數啓曰伏聞生負蔡九江之䟽請舉 辨証

上號之典而以莖省不以為言臣等竊恥之為臣子者贊揚君父盛烈至德矣待草野之言但政院既通廟堂則只在大臣啟請有司奉行而已臣等寧有異同於其間乎職居言地顯被韋布之斥請命遠斥臣等之職答曰誰將提起萬不近似之言生事於君事中乎毋庸煩擾勿辭○合司啓曰今此辨証宗係國家之存亡而幸賴聖上至誠大義終能感動天聽特蒙渙釋榮顯贊揚之舉決不可遲滯請令廟堂速為舉行答曰以無功為有功兩司效尤於草野偽疏請加上不當受之虛號予詐欺乎謂天可欺人心其可欺乎宜勿更煩此後兩司遵啓○丁亥傳于領相曰日望卿出而控辭至此予甚缺然昔疾雖或未愈卧閣亦可論通宜體予意亟出匡國○司諫院啓曰古之立祠而享者乃所以崇德象賢苟非有功於斯文則奚但有愧於昭代抑恐貽笑於後世也李恒福乃一詭譎之人也生無可觀之功死之可尚之德至於西宮庭請之日顯有左袒之志得罪於朝廷前南道兵使牙樞永平判官李聖求

阿其所好或立祠於謫所或建宇於鄉里其無君父蔑公
議之罪至此甚矣請有楫李聖求罷職不叙司憲存啓曰
李恆福尋常一宰相而得罪於明時至於竄黜身死之後
復其官爵亦是誤恩臣等竊聞謫所北青葬所抱川皆為
立書院去主張之人不可不懲請有楫李聖求並命罷職
不叙荅曰有楫徐當發落李聖求依啓李恆福與李元翼
李德馨皆宣祖朝大臣也廢主初年以民望位三公癸
丑之獄德馨慷慨抗論得罪不測以憂死造誦之倡廢論
也元翼首先上劄廢主以為妄言欺之洪川恆福退廢庶
原為亮後所側目廢主母收議之日直辭諫云竊于北青
怡然就道無幾微見色道路流涕竟卒于謫所北青抱川
俱立廟以祀亮後宿怒未釋乃有此啓而有楫自前交通
宮掖故王不從獨聖求得罪○戊子傳曰秋防日急放榜
以十日望後預擇下諭差官回還後使即放榜○合司啓
請上辨誣尊號不從○合司再啓辨誣上號事荅曰此事
豈至於再啓乎勿為太煩○傳曰登極使三公皆老病且

此時大臣不可缺一奇自獻曾經領相起廢送之似當速
為給牒叙用領議政結銜入送○已丑傳曰昨日新生阿

只

宋宮納書史李景茂女生女

陪奴以司導寺進排物俸使事進去則

大司諫李昌浚喝導無端亂打至於拔釰亂斫額臂重傷
幾死使承傳色內官看審則流血滿身被傷的案云此事
李昌浚所知與否雖未詳知而李昌浚身為諫長不為檢
飭下人任其作孽至此作孽之號亦不處置極為可駭喝
導下刑曹堅囚重究所破笠子衣服等物一一徵給○大
司諫李昌浚啓曰螻蟻微臣屢叨匪據常懷感懼冀效萬
一本月十三日合同入啓之後臣坐狹房有一被酒下人
來告曰不知某家丘從亂打云臣驚駭摘發則果是臣之
下人觀其被打之人則只持裂破網巾臣退家之後從重
決杖所破網巾使即徵給矣今承下教不勝惶駭臣常時
不能檢治下人致有嚴旨臣之罪戾至此極矣請命罷斥
臣職答曰卿雖或未及知之卿之下人亂打宮奴至於白
晝郝中拔釰刺人事甚可駭今浚各別禁戢使無橫肆作

孥之事以解小民之寃勿辭退待物論○院啓大司諫李昌浚引嫌而退當其相聞之時勢所難知及其摘發之後重杖徵給則別無可避之嫌李昌浚請命出仕荅曰依啓○弘文館上劄請上尋誦不從○二品以上啓曰古之帝王軼至德建大功者必得其名堯之放勳舜之重華是也聖上奮敵愾之義悉弊賦而偕作不幸賊臣賣國就俘偷生狡奴作謀搆虛造疑因極之說競傳道廣盈筮之謗不止投杼之感可畏幸賴聖上至誠格天昭雪厚誣罷查荐降恩勅渙頒終使禮義之邦得免禽獸之歸盛烈顯謨大有光於祖宗一國翹首萬姓同辭豈宜牽守撓謙久拂衆心伏望聖上俯循臣民顯望之誠亟降允許之音荅曰卿等又何為此言乎予以不德屢受虛號常以為愧况此大事豈因迂儒之言朝廷風靡不察事體之當否舉措之苟且徒為歸美之辭有若愚弄者然哉切勿更煩是後

連啓

○庚寅傳曰都目政史為下諭後為之○傳曰近日

典獄囚人或相繼逃躬或直守無人或墻垣傾頽虛踈無

刑而刑曹堂上色卽廳不為處置極為不當刑曹堂上色
卽廳推考獄官所當先罷後推今姑從重推考而不仕獄
官並遞推以勤幹人意速擇差○傳曰大司諫李昌後唱
導昨夕始囚云國網可知矣刑曹堂上色卽廳典獄署當
該官並推考十分堅囚內摘奸時現頃則刑曹堂上並重
究○以郭天豪為無弼善鄭沁說書朴宗胤奉教竒自獻
德平府院君韓定國修撰吳煥檢詳鄭廣敬舍人○辛卯
地震○傳曰欺囚人臣之大罪也大司諫李昌後身為諫
長初焉縱其下卒白晝拔劔刺人重傷作拏使氣無所不
至被傷人赴訴則曳黜而不為處置及其下教多費辭說
謀免已罪肆然欺囚極為可駭如此之人布列臺閣國安
得不危乎嗟嗟縱奴殺人董宣尚且云云渠雖忝諫長亦
一人臣也何敢乃兪李昌後先罷後推以懲人臣縱恣因
上之習○傳曰去刑戮禁屠殺而各衙門罪人刑訊依前
為之何歟○藥房啓曰今日地震蓋坤道失寧則日氣之
不和可知今日受鍼恐有所妨退行似當荅曰地震之變

雖曰警惕有何妨於受針乎然如是啓之後日擇吉以為
○領議政啓曰戊午年臣拜相之初地道失寧天災地震
咸萃於臣之除職趨朝之際臣誠惶恐不知措躬聖上置
臣於具瞻之地豈但苟榮其身而默然數日無所謀猷災
異之作誠為臣負國而致也當今人才壅滯庶績咸墜大
臣之職當以人事君冢宰之闕將至二年名卿巨公豈無
可合之人而政本缺欠羣情失望伏乞從速聖斷以廣得
人之路亟遠臣本職及兼帶都體察使改卜賢德以濟艱
危荅曰卿有何所失乎無非不教忝位之致勿辭更加盡
職匡救予違啓辭當體念焉○二品以上啓請上號荅曰
予意諭之已盡况今地震之變足見不寧之意願予何心
忍聞此言乎宜察予情毋庸更煩○壬辰政院啓曰大司
諫李昌浚不能檢束下人不無所失而至於嚴旨罷推則
恐非國家待臺諫之道也臣等待罪近密不敢不達荅曰
李昌浚之作拏自前非一而以其方為臺官姑置之矣豈
料今者又縱奴作拏至於此極乎然此則薄過細事也昔

翟黑子不以直告其君魏太武誅之不如是則何以勵臣
下之直節乎渠身為諫長肆然欺因此誠古人所謂甚者
也烏得無言人君雖有所失臣子匡之李昌後何人未聞
有矯其非者不亦異乎啓意厚則厚矣其如滄浪之自取
何從當量處○三公啓曰百寮盈庭掄揚聖德人臣私故
有不暇頌行護軍尹詡敢乞由出去請治之以警其餘○
院啓昨日傳教以下人作弊之故大司諫李昌後至於罷
推此案前古所未有之事也下人雖汎濫作惡於外豈
李昌後之所能知乎以意外之事橫被重譴包荒之量不
暇有善請還收先罷後推之命答曰李昌後事不矯其非
又從而為之說予莫知其意也○癸巳傳曰明日受鍼允
啓劄勿入○百官請上尊彌答曰天災時變疊現層出顧
予眇末慄慄然若莫保朝夕况又賊虜日驕國事日危此
正君臣上下竭誠交脩求生於憂患之日也豈可凌尚後
大強加虛彌哉予言案非飾讓更察時事毋為煩擾目前
急先之務次第舉行以安國家克副予望○乙未刑曹啓

請李昌後喝導刑推傳曰近日不可用刑姑為堅囚李昌後奴子長賢隱匿不出云急急捉囚嚴鞠得情○丙申領議政朴承宗上劄辭免體察使荅曰元老壯猷豈待知兵勿為控辭殫心修攘以壯國勢少紓予憂○丁酉傳曰差官入京後郝民似當變服令禮官速為定奪○刑曹啓曰李昌後奴長賢與否自曹未能詳知請被毆別監招未面賢處置荅曰依允長賢真假難知更為詳察以啓○己亥政院啓曰昨見哀詔差官接見習儀用樂進花等事竊念宴禮雖在於除服之後而自上初見差官語及聖皇崩逝如喪考妣不勝痛哭云則此乃吊慰之日而用樂進花似為未安請令禮官議處傳曰允○傳曰明日受針允朝廷三司啓劄勿為○以李挺元為大司諫○庚子傳曰受鍼調撰時允啓劄不為入啓矣自明日至二十八日允啓劄不急公事勿入○平安監司狀啓即聞天朝新皇帝又為崩逝云○政院啓曰御前通事朴鼎吉重患濕證行步跛曳再昨習儀時亦不得進叅差官入京已迫而御

前傳語將不能堪請令該司預為處置傳曰近日百隸怠慢大小之臣小有勞苦之事則便生厭避之計樊習之痼甚可惡也鼎吉年少雖有一時所傷豈至於不能察御前之任乎權縉在喪朴焯在外只有趙裕善一人幼少不經事其可升實乎鼎吉使之調理察任自上亦方氣不平鍼灸調攝而尚且力疾出冒風霜祇迎 哀詔則鼎吉果可退處私室偃息自安乎殊無人臣之義事體極駭政院之難免循私之迹勿為更煩○傳曰 先朝鍼灸非一二年而受鍼時前後入侍大臣只啓鍼灸調攝等事而已他事一切不啓其意有在今後依舊例察為前日受鍼時朴弘○傳考以大臣入侍略及文帝聖等不可不按律之故也

曰前後被論守令下諭本道使之覈啓○壬寅傳曰予方在調攝之中明日都目政勢難為之十月祿都目政兼為○癸卯長興居前渡丞嚴大仁上疏略曰久在南中目擊時事人心日離衆怨雲興危亡之象有不可勝言請亟停宮役以紓民力斥去私獻以循公道更修山城以為守禦

時宮闕之後已十年矣入貨者除職出物者免罪大譏軍一通
幾直一醉金玉之飾遍於所隸王貪財多寵賄賂山積闕
門成市守令除拜百官陞遷皆有定價統制使兩界兵使
價至數千兩小邑亦不下五六百兩荳蔻初守令荅之以
徐當發落者其價亦五十兩云內而羣亮滿朝貪墨相尚
室廬衣服俗于上無限度名分大壞廉耻都表外而方伯
連帥大小守宰剝削侵漁以善李為能葦貸公門私獻終
繹靈巖郡守李文賓尊產較倭者以善私獻位至正二品
卿札嘉獎解衣以賜之每一獄起宮人相慶銀多者生銀
少者死自古亡國之際昏亂之極未有甚於此時大小百
容無一人敢言時事直切之疏乃出於下賤雖欲不止得
乎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十月朔甲辰傳曰予方受針調攝凡朝廷三司啓劄限七日勿為○領議政朴承宗左議政朴弼耆右議政趙挺啓曰臣等之達請微蹠只為聖明昭明大義而已大賔將至而必大義昭明然後可以待之邊虞孔棘而必大義昭明然後可以定之國事之因極臣等亦非不知而扶植大義之後更無可進之言臣等誠意淺薄久未回天伏承啓劄限七日勿為之教尤增惶惻此無非臣等之奉職無狀所致不勝惶恐待罪答曰安心勿待罪予證未歎宜勿煩擾以便靜攝○新闕營建都監啓曰慶德宮木役已為垂畢仁慶宮則各樣材木未及收入匠多而功少日晷且短徒費料布以京匠猶足緡役外方木手請依上年例十月十六日一齊下送趁歲前知會各道明春始役臨時無遺聚會傳曰依啓自明年二月初一日為始聚會事更詳知會而放○大司憲南瑾執義林健司諫崔漢掌令郭天豪蔡承先持平成夏行鄭潔獻納申弼正言金崙閔臻啓曰臣

等將上彌事一日三啓久未蒙允自上受針之故因上教
未得連啓今日又下限七日啓劄勿爲之命臣等徒知承
順上意而不顧朝廷大論累日停止殊無臺諫直截之風
請命適年○密諭于義州府尹鄭遵曰頃者朴燁爲府尹
時通報連續覓送矣今則不爲覓送依前例多般周旋一
一連續覓送且唐人歐絀功九事密言云自上雖不可贈
給而以卿意稱謝解事譯官入往時以上產可贈之物忝
酌授送傳與○乙巳新闕營建都監啓曰宮闕之役莫不
繁重而燔瓦之事尤爲緊急明年仁慶宮將爲始役各所
心一時督入而應入之數有倍於慶德宮不可不預爲料
程優數燔造先備吐木然後燔造之事可無窘急而李璋
次知斫伐之數及楊根等五官除宣惠廳明年春等所納
米換作吐木之數勢難緝用極爲同慮來十月望後停役
後本所即廳權澳發遣江原公洪兩道分定僧軍五十名
原州橫城忠原堤川水邊便近處限一朔赴役斫伐曳出
江邊解水即時作筏流下以用而僧軍准數抄發擇定勤

幹差使負一一領付役所請下諭兩道監司傳曰允各都
監材木吐木必須詳察區別斫伐事分付以送○丙午傳
曰營建都監銀子二百餘兩今此進香之行給送彩色質
來所質彩色數一一書啓○傳曰李時發二年勤勞於邊
上加資且戍邊將士宣慰教書速令製進遣玉堂攜軍○
傳曰昨日公洪軍兵摘奸時形容憔悴軍裝齟齬云此豈
合緩急之用于今後各別精擇畫心操鍊軍器等物另備
給送○傳曰 程宗皇帝崩逝時宮中分明慶服云宮中
故事似非外廷所及知之依舊例各殿及上下內人並為
慶服○傳曰差官久留松京雜人女人談察等事及差官
所言之事一一馳啓○傳曰日候漸寒風勢甚高勅書十
分謹護奉守夜間禁火等事日新畫心察為○傳曰 慶
運宮撤毀各衙門材瓦速為移給于內司○丁未傳曰風
勢漸高而外方應納都監米太尚今未納更速催納且全羅
道助工米三千石從速上送而一邊中餉差使負各別謹
慎載運上納使無覆敗之患○備邊司啓曰日今而邊之

事添兵實難繼糧尤難當此凶歉之餘又值詔使之行
公私赤立事迫燃眉臣等與分戶曹叅判尹守謙反覆詳
議三南調度專為軍需漕輓之費不啻倍蓰為清川以壯內
奴婢各司收婢數不下千餘從自願除身貢作米以為軍
餉而其代則以三南調度米布一一充償則可除千里饋
此收獲之節急急查捧計數馳啓以憑推移處置且念生
穀之策不可不廣實職僉正以上至同知恠數三百張令
該曹成給於尹守謙處散募於兩西之民則累千之穀不
勞而得若失此時差過今冬則穀盡之後計無所恃尹守
謙催促下送宜當傳曰依啓內奴婢不可作米各司奴婢
今有天使支待事然問于該曹議處○備邊司啓曰頃
因質畫使李時發劄子兩西田結收米慶通貢賦之策使
之會同該道諸臣揣量上聞矣茲者分兵曹叅判尹守謙
與李時發朴燁奇協等前項貢賦慶通之策相議磨鍊條
列成冊親自持來大槩兩西田畝通共十五萬餘結每一

結收一石米一疋木以為方物進上貢物及監兵營各官
公用百物之價此諸今日元入之數少無欠缺而以其餘
米七萬餘石留為軍餉之用臣等詳查設施節目仍與尹
守謙商確事勢難易人情便否其所欲為變通之意實由於
熟察民役之不均品官形勢之家田連阡陌而應役者絕
少貧賤下戶無立錫之地而苦被侵責加以以守令之貪
婪者取民無制而賂生民日就殘滅故為此均役之舉以
解倒懸之懸而稍存贏餘以補軍餉也其料理詳定之便公私
俱益鑿鑿皆可施行既無損於公家有益於民生而又得
七萬餘石之米以為成卒之糧則設法之良者無過於此
着令尹守謙及兩道視察使自今年為始依詳定成冊舉
行宜當傳曰如此變通之事何可輕易為之乎得穀雖好
此七萬石之穀從何處出乎詳察以啓○兵曹啓曰貴希
等呈狀于大將韓希吉希吉投入狀首全貴希重杖九十
根越三日而死臣誠怪訝莫測其意自常情觀之則貴希
等所訴可哀而不可怒也臣雖駑劣方忝軍色提調標其

狀辭依願題給慰送遠戍之軍何害於事理乎希吉若謂未妥則通議于臣可否得當亦或一道不恤事體遽發暴怒杖殺不辜略無顧忌此漸不可長也顧念都監三手係是輦下親兵自上亦常優恤臣尸居重任無告士卒枉斃於殘酷之手而不及救活請先治臣罪以謝一軍傳曰省啓極為驚駭卿可安心勿待罪殞命哨官恤典各別著實舉行○詠政院啓曰調攝間啓劄勿入事傳教矣今者館學多士以請上尊踰事詣闕拜疏不得已捧入傳曰知道予方在受針調攝之中雖王子大臣劄子姑留政院事下教矣何如是捧入乎極為不當此疏姑留政院限七日乞啓劄雜公事勿入事著實舉行○戊申傳曰各道定配罪人逃竄者甚多云各別申飭使勿逃竄十分堅囚且逆賊子女年未滿定配者令禁府勿委下吏十分密密詳細考啓一一團難安置○傳曰倭館潛商人各別更加嚴禁一捉囚一邊啓聞今後著實檢飭○傳曰差官發行兩當措辭善論挽留一二日而乃敢輕易前進將留一日於坡

州虛踈之地極為不當今後勿為如是凡譏察雜人等事
各別察為且迎 詔曰勿為預先冒夜早發○太白經天

此後十三日連日經天

○已酉傳曰近來營建都監提調

都廳郎廳等欲避小人之名不為盡心監董日晚後仕進
罷出於午間應行不難之事亦不即舉行已為不當至如
內司賀材木輸入于仁慶宮事下教非一而棄置累月終
致因雨漂失不謹察職如此 國事 何可為也該色提
調都廳色郎廳並推考材木所書負庫子並下刑曹囚禁
重寃當日內盡為輸入○傳曰凡防守等事一依備邊司
指授察為且差胡出來則便宜善待俾勿生怒亦不必過
厚一從前例問于防禦使察為如或有送賊送餽越走胡
地之事則各別譏察痛禁一一堅囚事滿浦僉使處言送
○傳曰差官入京後早朝為始兵郎武兼宣傳官捕盜軍
官即速進去所館處勿煩詳察譏察○傳曰如 皇計係
于天朝事切勿煩漏於唐人耳目事各別慎為之又傳曰
差官入京日家丁或有先行者開論勿令先行必須一時

入京○傳曰差官入京日爲始迎慰及各宴宰臣跟隨下人並造給章標勿令雜人闌入至如女人娼物另加嚴禁而譯官無差備出入人一一啓治○庚戌傳曰皇計正奇已爲入來舉袁節次依傳教即行而成服則差官入京先皇帝除服後即行而其間上下俱着白衣○傳曰洪命元所賚來銀子久置山谷間極爲虛踈云月黑特尤可畏也迎勅問綠兵四五十名調發堅守○王出仁啟殿行舉袁禮○兵曹啓曰今十月初六日三更外曹上直軍士來言庫間北邊有荒唐人鑿壁之迹云即令捕盜廳搜捕則從事官來言賊人隱伏於大廳抹樓下拔劍揮刺軍士不得執捉云請令近營哨官率炮手往捕傳曰依啓新設捕盜軍官軍士并定送惡惡捕囚勿令逃竄○傳曰捕盜廳所捕賊人不爲堅囚或有逃竄者或不爲救療以致經覺者今後各別着實救療勿爲經覺十分堅囚使無逃竄之患○辛亥傳曰朱差官入京日迎詔舉袁時仁政殿階上各司下人闌入橫行而至於倉下人則腰帶

藁索俯視百官行禮處所見可駭今此差官入京日舉
哀時殿階上各司下人令該曹嚴禁十分整肅政院亦隨
事察處兵曹回啓近來國綱解弛人不畏法上司下人非
但不從彌令恃威肆毒反加罪於結束色吏今後依上教
各別痛禁殿達內毋論王子君宰相朝官跟隨各一人率
入數外闖入者勿論三司上司下人先因後啓論以軍律
重斷濫率官負從重推考事請捧承傳申明傳曰允○壬
子辰時王出幸幕華館迎奉天欲運皇帝哀詔王還宮
入仁政殿差官奉哀詔入置殿上行讀詔禮禮畢王
升階上行舉哀禮初萬曆皇帝哀聞至本國上下舉
哀行服滿日而除至是差官奉哀詔出來乃舉哀七
日而除○癸丑傳曰二十四日慶德宮親臨○傳曰恭
昌皇帝陳慰進香使預為差出待後來哀詔差官回還
後即為發送○又傳曰自明年只聖節冬至兩行赴京
而翌年春回還則明年臘藥勢未及劑矣明年千秋聖
節之行所賀藥材今年赴京陳慰進香謝恩等使之行

分授質來○甲寅禮曹啓曰萬科唱榜擇定本月二十五日已為啓下矣親耕殿試則近因國家多事今始擇日以來月初七日十三日中設行事入啓矣且戊午講經試官既已停啓則會試擇日似當入啓而講經舉子等尚無發落故會試吉日不得并為入啓傳曰親耕殿試以來月十三日付標李廷龜等奉來 勅書以來月初七日近受事付標戊午式年會試待判下後擇日○乙卯王出仁政殿行萬曆 皇帝舉臨禮○兩司啓曰 恭昌皇帝成服既尚不通具 皇卦云事體極為未安請今日速遣近臣以赴 京陪臣有的報之意善為措辭傳卦然後明日行禮俾無後時未盡之悔答曰當議大臣以處○弘文館上劄請傳 皇卦於差官答曰此事有君上有大臣有禮官有近侍何必三司煩擾於調攝之中乎從當議處毋庸更煩○傳曰 萬曆皇帝舉臨後為 恭昌皇帝成服則御各喪衰麻乎且為 皇帝舉臨後世子百官罷出更入乎然

則自上亦何獨久入幄次乎此節日及儀註詳細磨鍊以
啓○傳曰差官回還後當即迎 勅矣其間以加定畿兵
十分堅守夜間譏察巡邏等事日新著實舉行○傳曰
秦昌之計豈可容易傳說於差官乎况 秦昌之喪中朝
人不使徑送則尤不可說而臺諫如是論啓試令禮官議
大臣以啓○丙辰王出仁政殿行 萬曆皇帝舉臨禮仍
行 秦昌皇帝成服禮○下諭于李廷龜曰洪命元徑先
上來久留山谷之間多有未安之事况差官回還之期未
能詳知卿等姑留黃州裕京等處更待下諭後上來勿爲
徑先前進○傳曰百官罷出易服還入時勿爲遲滯即速
易服還入○領議政朴承宗啓曰咸鏡北兵使李守一狀
啓京居人高承吉越江採蔘事臣以越江採蔘敢爲潛商
罪闕軍律回啓判下矣今日臣自瀨下還家之際男女各
一名走逐臣行楊說致惡極爲可駭當此對壘之日任意
越境及其合議回啓聖旨判下渠乃敢誣辱大臣於道路
有若私讐者然長此不已當死者不死軍法日解更難振

起此二人請令攸司囚禁竊問從之○丁巳王出臨仁政
殿行 萬曆皇帝舉臨禮禮畢入幕次釋服出發行 恭昌皇
帝舉臨禮○傳曰金彥春妻子不給料食云爲國事入虜
穴人妻子所當優恤速爲給料○營建都監啓曰材木輸
運私車元數四十四輛而秋河江上材木遺在之數不敷
且兩宮石役方急故私車二十部移送于浮石所矣載石
之役極苦多有車折牛斃之患私車夫則因以逃散還爲
閩諭招集幾盡還現而公私車僅六十餘輛一日所運多
不過百餘條矣傳曰知道車子數不多宜乎役事之尤緩
也明年則車子五六十輛車牛百餘頭速爲措備○新闕
營建都監啓曰慶德宮石役垂畢若趁此月優數輸入則
今年內可以畢役而浮石所車牛力盡而斃者相繼米四
百石木四十同請質石以用傳曰雖或質石必以可用之
石十分擇質以用米布勿令浪費花消○傳曰親臨極嚴
之地班行紊亂殿庭內喧聲日甚國綱如此極爲寒心令
監察該曹各別檢飭○戊午王出臨仁政殿行 萬曆皇

帝舉臨禮禮畢入幕次釋服出次行 恭昌皇帝舉臨禮

○己未王出臨仁政殿行 恭昌皇帝舉臨禮入宣政殿

釋服○傳曰蔚山府使柳潤瓜滿云以柳潤進香使差送

柳潤戊午 西宮請慶時為大司憲終始稽當及其貶損

節目勘定于政府偶然出牙被論違職特出蔚山至是又

特差海使竟至湍沒○庚申王出仁政殿接見差官吳三

正○金質幹啓曰前日館學儒生上疏姑留本院矣多士

逐日待命於淵下此上疏何以為之傳曰入之成均館進

士蔡有濟等上疏伏以臣等聞天地不可欺而欺天地者

有焉日月不可蔽而蔽日月者有焉聖神不可誣而誣聖

神者有焉此古今之所共患而神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

孰不為功功莫大於辨國家之誣孰不為慶慶莫大於雪

神人之憤古昔帝王所以建顯黜施尊名著宏休於一代

垂典策於無窮者蓋以此也今我主上殿下語其德則如

天地之大語其功則如日月之高巍乎蕩乎不可名確乎

純乎不可拔實我東方一大造也而不幸蠢爾小醜讐我

大邦以致王師見衄國家舍垢主辱之憤嘗膳而不忘臣
死之義抱水而匪懈天地鬼神昭布森列非敢誣也奈何
不近之言構陷於往來無根之說交於上下乘機抵噉
無所不至幸賴我殿下格天之誠討賊之義有如天地之
不可欺日月之不可蔽一呼封章譖言冰釋十行恩誥皇
澤洋溢使二百年三韓之地得免禽獸之區神人之憤已
雪社稷之辱已滿功高百王榮鏡萬古海外遐方皆迄頭
企踵望徽猷之崇焉殿下之勤讓惡可得乎今殿下之功
德此如天之高地之廣也固不可以言語形容則數字之
踰豈有所加損於殿下之功德而在臣民公共之議非踰
則何以頌德而歸美也非踰則何以光前而裕後也堯之
功至矣則曰放勳舜之德如堯則曰重華况我殿下之功
德超越乎二帝三皇者乎嗚呼宗系污讎則殿下痛辨之
倭奴構釁則殿下痛雪之至於今日彝倫將絕而復明正
氣弒滅而復振雜金縢玉冊前後稠疊猶不足而報殿下
功德之萬一而殿下之謙讓一至於此臣等之詞鬱滋甚

馬嗚呼百僚交章曠官久矣三司伏閣廢職多矣差官將
至詔使緡來此正掄揚盛舉昭揭中外之時也伏願殿
下勿以克讓為事亟賜一俞快從羣情使一世之人披雲
覩日百代之下戴藐履栗則臣民幸甚國家幸甚答曰此
事予已欲聞矣儒生又何是言乎歸讀聖賢書勿效兩日
牛尾○執義林健司諫崔茂掌令郭天豪蔡承先持平成
夏行鄭潔獻納中忒正言金崙啓曰今此辨誣莫大之慶
上踰之舉不可少緩而近緣天崩之慟久停合同之論
臣等之詞鬱極矣今朝以論落之意齊會於淵下四度簡
通于大司憲南強則初答有曰敢不即進再答有曰吾意
則恐不可從三答有曰愈意已定則先生當為立異之人
四答有曰當為昂詣而下人已散日且暮矣膏痛又作病
歇則不可不避媿愈復速啓累度徃復仍致日暮不得論
啓臣等不職之失著矣請命適斥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李士慶啓曰兩司多官以避媿來啓不得不捧入且弘文
館劄子之留政院無舊規惶恐中稟傳曰知道入之弘文

館上劄請上尊節答曰差官留館勿為煩論○德平府院
君奇自獻頌議政朴承宗左議政朴弘者右議政趙挺行判
敦寧府事閔馨男行知中樞府事鄭起龍左叅贊李慶全
兼禮曹判書李爾瞻完昌君李覺判尹韓希吉知中樞府
事成佑吉申湜戶曹判書金蓋國行副護軍韓績男同知
中樞府事李應擲左尹閔仁伯右尹尹暄刑曹叅判趙國
弼杞原君俞大達工曹叅判朴昂吉刑曹叅議朴思齊判
決事沈宗直行司直睦長欽行副護軍趙續韓襄大維行
司勇閔聖微韓德遠丁好善等為上擲事率百官復申前
啓翌日始答○兵曹啓曰今此洪命元奉來勅銀郊近
舉動時扈衛依前例水原東伍軍兵二百名各持布帳軍
物本府中軍領率今十月二十日京中逢點事請京畿監
事防禦使處兵符標信一時下送從之爾瞻屢起大獄恐
喝人主自臨海綾昌晉陵之變以至永昌大君崔沂請獄
無歲不作前後死者無慮數千百人王亦岌岌自畏環宮
城自衛擊柝巡邏若對大敵凡舉動輒徵兵集甸嚴閱森

城四大門兩瞻布在承宗三人者以師附用事遂報皆出

兩瞻賣官鬻徽起於布舊營建宮室自承宗云 ○傳曰

慶運宮外行廊十一間傾頽云當日內急急築牆令部將

哨官多率禁軍炮手軍士晝夜堅守嚴囚難人十分譏察

○奉百承政院啓曰凡啓劄勿入事傳教矣即者侍講院以

上踰事呈上疏此則與他上疏不同何以爲之傳曰姑留

政院 ○承政院啓曰即者藝文館以上踰事來呈劄子亦

爲留院矣傳曰知道 ○秘密傳曰 西宮南廊頽圮處多

定禁軍炮手軍士晝夜不離直守使無一分虛疎之患如

有不謹之事則分兵曹堂上罷職郎廳拿推事中飭爲之

又傳曰 西宮南行廊昨已頽圮當日內多定軍匠急急

築牆又傳曰 慶運宮守宮內官 西宮承傳色內官凡

譏察堅守事下教中飭非至一再而不有傳教不謹直守

至如 西宮南廊盡爲傾圮而不即啓知並推考又傳曰

近日 慶運宮譏察等事日甚解弛多有可駭之事極爲

寒心憲府不職甚矣憲府城上所逐日進去日新糾檢 ○

秘密傳曰子素多火病近因軍國多事 皇計疊到驚慟
震越不敢言病僅僅力疾出入矣此時舉動日不急公事
所當姑留政院而昧朝差官接見不急啓劄公事紛沓亂
入以何氣力可能通覽於忿遽中乎雜應上之類如有舉
動之日停止可矣况此差官接見煩擾中乎不知輕重緩
急甚矣大槩今此上類事與前不同初非出於大臣禮官
只緣一狂儒之言舉朝風靡則其非一國之公議可知矣
予雖不淑豈不知朝家事體乎不計緩急徒事督逼尤不
滿一哂此後舉動日非但此事雜啓劄公事並勿捧入依
前下教只 中朝邊報係于舉動事入啓○上年差官仁
政殿門外亦為鼓吹自上南別宮舉動時至洞口路上處
止鼓吹似為太早入大門後南別中門外止之○秘密傳
曰賊虜慶非但藍布亦有百船並給之言其時狀啓相考
添入開諭差官又甲寅年曠黃逆 詔時既已用樂今則
既已除服依前例作樂事合該曹改付標○傳曰 恭昌
皇帝登極詔又為曠來 益冊一様闕門外迎受乎事體

重大似當出迎於郊外速令禮官議處○秘密傳曰非但
予多事成疾差官今方留館此誠何時而以上尊踰事擾
擾至此限差官回還間勿為更煩允不怠疏劄公事並姑
留政院昨日百官兩司啓辭王堂劄子勿出朝報事着實
舉行○政院秘密啓辭上踰事答曰允事莫不有時目今
差官留館自上接見多事如雲而非但不怠難公事循例
紛入至如此事假曰應行決非煩擾於此際况又虛踰乎
予意已盡論矣宜勿更言○備邊司啓曰臣等近因舉動
連詣闕下市民之男女百餘名伏于道傍號泣求生梃膏
叩心言淚俱霑者至于十餘日察其情事若不亟加變通
則其勢將至流散蓋以市民居闕下之間競錐刀之利以
為資生之地瘡緣凶歎一布斗米十口之家一日所食將
過一石雖富商大賈已失其贏餘之殖况小戶貧民哉國
家大禮稠疊都監相望前頭又有詔使之行而度支告
竭諸司蕩然毫分之用哭血之辨皆責於市民民之財產
有限上司取用無窮至於五六市撤肆逸散云此豈王政

愛民之意其曰諸種之物臨急取辦之弊其曰諸上司私
貿易塗禮之弊其曰諸都監營繕雜物及該司諸器取用
不還之弊各處應用工曹輪器專責於市民之弊初非大
改之事當令諸各司務祛認弊矣至於頒賜耳掩係于恩
數尚方貂皮衣帽即是御供此非臣子所敢擬議唯在自
上裁處如何臣等因此竊念遠外民生之苦殆亦有甚於
此今年難似稍稔種子不足而未及秋成樞聽瘵飢穀之
登場者無幾又會今年詔使將臨責辦之物不一其數
而期限太迫賤物皆貴而貪污邑宰毒虐邊將乘時射利
倍數科歛嗷嗷百姓何所控告伏乞枚舉下諭於各道監
司布告民間俾知朝廷盛澤守令違將之數外加歛者勿
憚啓罷傳曰允市民事自上常愍惻矣國家大禮無歲無
之前頭詔使之行所當優恤令該曹價物一一准給至
如衣帽亦令該曹准給具直使之質入若不給價市民之
怨必多此是浙供似不可停減依此為之俾無民怨○營建
都監啓曰以都監專託明年則車子五六十輛車牛百餘

頭速為措備以用事傳教矣木石輪運之役車子為先而其數不敷雖緣養飼之極難亦是措辦之不易也車子則外方上送材料今方來納五六十輛造成之役不至甚難至如車牛百餘頭措備無策前者兩西監司調度使處卜定上納而今則西路多事又值詔使勢難責出下三道亦有大牛可以服車者全羅慶尚道各十五頭公洪道十頭分定行會使之自營中隨便措備明年四月草長即時別定軍官上納且別將元秀男宋敬臣池應鸞李顯忠金純等以空名帖募得車牛者計直捧上各數十頭上送之意知會宜當傳曰依啓我國牛隻甚多京畿江原道亦各十頭或各五頭分定以用○傳曰近日慶運宮直守諫察事日深虛踈昨日額地南廊不即築牆極為寒心軍人數十名當日內急急定送○壬戌執義林健司諫崔濩掌令郭天豪蔡承先持平成夏行鄭潔獻納申弼正言金崙以上踰事申啓答曰臺諫亦人臣也既命勿為則限明日勿煩可矣○承政院啓曰舉動啓劄勿為捧入事有教而

臺諫今又來啓不得不捧入矣傳曰知道凡朝廷三司啓
劉差官回還間勿為捧入事更加著實舉行○司憲府司

諫院復論李善行納石還給職牒之非不從其後論執累
月竟不聽○王幸南別宮接見 哀詔差官○癸亥以南

瑾為知敦寧府事韓縝男大司憲任吉後開城留守李益焯
大司成任器之正言李安民光州牧使吉後淑媛之兄由

白伎躑躅二品安民亦由門蔭交結內間遂得雄府○傳
曰上踰有何忙急而以此無益浮虛之事舉動臨迫兩司

引避退待不即處置因致晚暮舉動極為不當曾在庚戌
年再 天使出來時亦有臺諫避啓午後追詣請宴則

天使以謂此豈待容之時乎終不出見辱國大矣近日臺
諫徒尚浮躁之習因念朝家事體引避於非時而處置轉

相推誘事事寒心舉動臨時勿復如是為之言于三司○
甲子德平府院君奇自獻等率百官請上尊號答曰卿等

試觀今日天時人事以為如何 中朝父母之邦也兩
皇上賓天之計緘傳於未閱月之間其在我國驚憂因極

未知前頭又有何憂此時上雖有何汲汲而百倚廢職日
事瀆擾乎顧予雖有竭力敵愾之誠此不過職分內事也
過蒙 皇恩寵綬之異數祇自感懼益篤忠貞而已何用
誇張溢美之踰反謂予功乎斷無是理切勿更煩此後百
官三司宗戚日三四啓請不從○百官再啓答曰近日灾
異疊視非一非再予方憂懼日夜兢惕宜停此論以答天
譴俾降予心○仁城君拱等率宗親請上尊號答曰宗戚
以王室之親亦何爲無益之論予爲先停止用副予望○
兩司請上尊號答曰三司獨不聞 中朝之事乎此豈請
張虛文之日也職思其居勿爲苟同於迂儒之言○傳曰
昨觀伐木敬差官書狀則邊山中不平等無一條云邊山乃
禁山大材所在之地而今此兩宮營建時大材斫伐之數
不多則此中不平等何處去乎此必闕師守令邊將恣意偷
伐之故也極爲駭怪今後多忘山直各別嚴禁而監兵使
時時摘奸守令邊將私伐一條者論以犯贓縱之重律而
邊山大中不平等小材餘存者詳悉點檢成冊馳啓○侍講

院輔德尹知敬等上疏請上尊號不從○乙丑答百官請
上尊號啓曰天災時變置現層出顧予眇末慄慄然若不
保朝夕况又賊虜日驕國事日危此正君臣上下竭誠交
修於憂患之日也豈可徒尚侈大強加虛號哉予言實非
飾讓更察時事毋為煩擾目前急先之務詳議次第舉行
以安國家克副予望○答百官再啓曰今日邊憂孔棘
二聖絀陟中外遑遑因知攸濟此誠何時而逐日瀆擾乎
決無可從之理亟停勿煩○司憲府啓曰慶運宮牆外
大將洪奇男為人汎濫守直軍卒任意放送守直之事日
漸虛疎請命先罷後推密陽嶺南要衝以府使無防禦其
意有在而府使申景祿本以貪鄙無狀巧作名目專肆剝
剝用刑慘酷請命罷職不敘平壤庶尹李後天身有重病
專廢坐衙濫率衙眷貽弊多端請命罷職答曰徐當發落
○分兵曹啓曰東牆外大將所報內昨日二更量有一人
着黑衣自東牆外往北牆外有若摘奸者然呼軍士呼炬
火跟跡可駭投致竊推則炮手金從男昨日被酒不知所

為云然罪犯非常不可以渠言為信請嚴囚正罪傳曰允
○禮曹啓曰來二十一日賜銀 皇勅當為郊迎而大臣
以為調攝之中不可每為舉動退定於開月初七日李廷
龜責來 勅書同日郊迎甚當云敢啓傳曰如非大改事
故則 皇勅豈可淹留於途中乎病已敬所患都是火
症日候溫和郊外舉動亦似解鬱再昨因雨不為習儀以
二十四日先行○傳曰今此上踰之論當初出於大臣乎
出於禮官乎出於臺諫乎只因一儒生投疏以啓紛擾之
端到今不計舉動不諱差官不有傳教因念暮夜煩憂催
迫日甚一日曾前古之所未聞也此舉雖出於朝廷亦不
可如是浮躁逼督况不過草野之迂言乎臺諫是何人也南
種之遵依上命欲諱唐官不無所見而至於引避玉堂緩
緩處置至遼南種此義何居乎實未曉遼種之故三司犯
夜入啓殊非愛君之誠也今後舉動日一切勿為煩啓○
傳曰洪命元未知朝廷請來 天使之由徒知監護為詞
周旋善圖以停 天使之行而至如萬曆 皇帝之計虛

寶潤隨所聞馳啓乃是職分有何可罪並與譯官勿論事
言于臺諫○丙寅荅百官啓曰天震極畏人心極險賊勢
日張邊備蕩然予莫知稅駕之所粟粟危懼而卿等以無
益之事率百僚廢職務日日感造煩啓予竊怪焉宜察予
情並停此論使之各歸其司一心奉職○司憲府啓曰陰
竹縣監金德源年迫七十精神昏暗多率子守貽弊萬端
流民曰當橫占耕作闔境嗷嗷民不堪命請命罷職荅曰
徐當發落○司諫院啓曰高陽郡守趙縵韓年既衰耗性
且昏暗及授本職政委下吏請命罷職荅曰徐當發落○
吏批啓曰載寧郡守李震雄戶奴呈狀內上典妻邊今始
分財奴婢並十三口居生本郡法典內奴婢十口以上在
本郡則不得赴任云郡守李震雄依法典改差傳曰他道
守令相搜震雄任就正之昏家厭避西路搜授淳昌○傳
曰今日兩勢雖或開霽殿遲泥濘亟 勅以二十五日慶
女揀擇以二十六日慶德官親臨以二十七日次次退定
○以韓禧為典籍韓詠司成柳韓副校理趙裕善修樸朴

自擬靈光郡守自擬自典之字也借述登第反正後李再

榮者服乃劑料

○丁卯荅百官啓曰不可從之事何用強

煩乎憂禽獸之域為衣冠之邦雖云大慶此是職分內事

而實出於聖天子因極之鴻恩有向上踰之事也切勿

復言○傳曰為天子舉哀成服何等典禮而講院官稱

病不叅者甚多並推考○備邊司啓曰生民之困此時為

甚親民之官守令為切而郡邑窳穢久未填差臣等固知

聖意出於難慎而當此邊虞孔棘詔使將臨守令不可

一日曠官其中身死者遭喪者褒貶罷歸者曠官累朔方

伯圃帥或辭遠或爪滿坐待交待貶害多端至於耽羅一

島自為別域牧使賢否方伯難知而並命查覈得實無期

臣等待罪謁軸不敢不啓傳曰知道當為酌處○戊辰承

政院啓曰雨勢如此似難舉動請使臣處下諭從之○傳曰

萬曆皇帝已為賓天則謝皇恩禮中舞蹈山呼之節

仍行何如議大臣處置○備邊司因傳教啓曰自上軫念

防戍之苦特降宣諭之令投醪之惠足飽三軍若又有賞

給之物則邊兵感德奚止挾纘聖教及此實是喑聾跛躄
聳躍赴敵之會也請將士以上則或以戰馬甲冑分等賜
給軍人則除出欵賜銀萬餘兩計口俵給俾禦冬之資
傳曰四 天使將為出來用銀處極為浩大 欵賜銀兩
不可輕用且此賞給限幾人分賜乎數至累萬則何物遍給
乎更加詳議○傳曰銀子已為奉出窖中積置房屋云夜
間各別慎護俾無虛疎之患○答百官請上尊號啓曰凡
人難樂為之事久則必生厭心况此虛誕有何所益而忘
羞恥每見逼於卿等勉受而不知止乎予猶知愧人謂
斯何宜察予情毋庸強煩○已巳傳曰銀子奉出積置云
不無虛疎之患還為堅藏窖中待迎 勅正日奉出而火
禁巡邏警守諷察各別著實舉行○傳曰全羅兵使封進
兩籠刀子江原監司封進各樣皮物有頓處甚多不可以
此贈給 天使身為藩臣何敢不體君上敬待王人之義
乎所見極為寒心扇帽刀子及 天使支待之物各別精
造各樣皮物極擇封進○傳曰慶德宮親臨以來月初一

日仁慶宮親臨以初三日兩 詔郊迎以初七日李廷龜

之行迎 勅以十三日次次退行○庚午虜情告急事洪

命元還自京師王出慕華館迎 詔○辛未唱榜于敦化

門外特武科舉人數千闕遼不能容行于闕下大街給花

之際互相爭奪披髮裂服不得紅牌者甚多云○禮曹啓

曰近接義州府尹狀啓遼東衙門已用 泰昌年號云今

此進香陳慰文書當用 泰昌年號而未見中朝的報另

具一咨急急問於遼東都司後行用宜當傳曰我國唯待

中朝命令而已未頒 詔前決不可用 泰昌年號勿爲

移咨煩問○壬申司憲府啓曰全羅監司柳禱貪婪自恣

多行無謂之事一道之人如在水火之中懇懇用與將至

生慶請命罷職答曰徐當致落○太白又經天○癸酉傳

曰嶺南大賊恣行蔓則難圖討捕使文武中極擇下送使

之急急捕除○傳曰楊經略已正軍刑云極爲慘惻自我

國別無致祭于生祠之事乎且熊經略亦已逝去云今此

陳慰進香使赴京時禮物揭帖若已遠去則勿爲強傳還

為賣來○判府使沈喜壽上劄乞致仕答曰省劄具悉御
懇此時老成大臣何可退去乎宜安心調理以行先是沈
喜壽托書于鄭經世言及時事壬子微起經世被逮文書
中得喜壽私書因此被斥在外數年後由邊警得釋至是
乞足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七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八

十一月朔甲戌傳曰近日儀仗庫郎聽以年少雜類苟充
擬差以致不能舉職予見平時本庫郎聽以士族階練勤
宗人擬差察任矣今後依平時舊例以士族中各別擇差
○乙亥司諫院督祗平縣監柳允昌以蒙駭無識之人及
授本職專不察任楊根郡守李元聃本以愚妄汎濫之人
圖換圻邑縱恣無忌金海府使李大得蕩掃官儲取運絡
鐸質銀倭館請差命罷職○司憲府啓曰近來國無紀綱
人無廉耻名為士大夫者甘心偷竊之事數年以來非但
被推者受祿至於以削去仕版之罪發落未下而公賄食
祿受之者不且置於齒牙而因私情給之者尤極無謂請
左曹當諫即廢先罷後推答曰徐當發落○丙子營建都
監啓曰慶德宮役大弊已為畢役未畢若干處不過營階
築牆些少之事耳各所已畢處即聽一負監造官二負仍率工匠以完
月盡為減去量留即聽一負監造官二負仍率工匠以完
畢役而如土墜導牆等事待明春日暖後刻日斷手宜當

傳曰予見慶德宮幾畫完畢若予未造房屋及築墻處矣
然即聽監造官各二員極擇勤幹人仍定監董而其餘郎
願監造官等並移送仁慶宮分授監董○傳曰初五日當
為都目政事處女揀擇以初八日為之○戊寅政院啓曰
凡官及瓜而遞載在法典近來大小之官不有國法儀及
箇滿輒生仍任之計其弊固不可長也平安評事韓安國
瓜滿應遞而兵使禹致績乃敢啓請其徭溫極矣韓安國
之曲固仍任禹致績之愆然馳啓俱不可不治請從重推
考以懲其習答曰勿推其狀啓下脩邊司議處○以韓吸
為副修撰沈之清司書任罵之金蕃國吏曹佐郎柳汝恒
修撰曹挺立正言洪景艇奉教柳震楨待教李偉卿左承
旨金質幹右承旨柳孝立右副承旨李如璜副修撰張自
好禮曹參議鄭廣敬副應教○己卯王出迎 神宗顯皇
帝冊溢○庚辰傳曰我國之於 天朝自 祖宗二百年
來世篤忠貞夙被禮義之私至於我 先王 宣祖又有
大焉益虔侯度竭誠享上洪惟萬曆 皇帝克嘉精忠契

合昭融情同父子無間可素丁懸恭市虎之讒平考吉貢驢
之謀皆不能動搖帝聽其一視之仁再遠之德金性金涿
海內咸服 先王得君之盛如彼其深且久也故逮予嗣

服承 先王垂統荷 先王餘烈猥蒙 先帝眷顧屢被

寵綏之恩典九死圖報萬折必東不幸兇賊詬天索賊逆

征而天不助順師徒喪衄乘時搆捏巧舌如簧而 先帝

明見萬里未嘗投杼先祚所敷有孚顒若 獎諭丁寧錫

賚稠疊雨露日消於見覲冠裳免歸於禽獸者伊誰之力

哉此無非我 先王至誠大義固結 先帝之心者也不

眩雖有游夏之文儀秦之辨其何以快雪厚誣昭揭日星

一至於此哉於戲 先王何可忘也惟予竄跡不過恪遵

先王之謨烈矣一心而不怨者倘微 先王之裕後予

何述焉念我小邦力弱兵微雖不能載老首獻 天庭其

為上國盡節義斷斷血誠終始不移可質於天地鬼神者

是予之所素蓄也迨上等祥於我 先王先后而使予名

參餘仕則事或有倫矣今者三司伏閣百僚盈庭以至宗

戒布衣萬口同聲是宗舉國臣民願望之至誠予勉從之
上尊神節目及茅舉行

王將受廬諱內不自安如上
上等賜至若再受廬諱也善甚矣及正位信且無任也
請差正 上以雜於史故不解以正於自吾不音則古

鳴志建白始院之 ○壬午掌樂院啓曰本院屬妓工奉旦

各官以逃已人苟充其數積年未捧飢寒切身每於性起
滿庭呼訴故請令各道監營收捧今年則五月明年則正
月內別定差使負領納于本院事下淪矣公洪監司擔塞
移文自監營萬無捧送之勢只待不能檢勅之責云不有
啓下公事如是違格極為駭愕請公洪監司推考守令解
由憑考送之

自前道擇外方各官妓女聚商呈中掌樂院
數果舞以備進呈之用自壬辰亂後廢不行王復其者

凡有事必曰大受報規答 乘此送寄陳信優百藝收

呈于當街獻軸任筆終日不能返衛士懈怠或吐或起

日宴於仁政殿名之曰飲福宴陳女樂殿中歌舞呈日樂

潘中沉香山鶴舞獻公玩地毬船之類不可暇記蓋狂此

正為承旨道主意以悅之故此正之飛耕也

○癸未尊崇

都監啓曰丙辰年謄錄相考則尊崇既設之後始有追崇之命故雖不得分設二都監加出一二堂上即廳或本

都監堂上即廳中某某負稱為追崇都監專掌追崇之

事工匠兇具相資用之今則似當分設而都監既以差設

祇下臣等遵依丙辰前例加出都廳及監造官使之分掌

監造可無合設苟簡之嫌傳曰允以事體言之則可設兩

都監而三曹判書則兼察兩都監之事矣南陞尊崇都監

提調加啓下察任○領議政朴承宗上劄辭職答曰省劄

用嘉憂國之誠念卿纔經草土又丁時艱疾病之作理勢

然也但今天使將臨邊事日聳卿何可引疾以入乎宜

勿控辭善為調理盡心弘濟陳啓之事予當體念焉○傳

曰李迂龜等已到迎暉云速為迎 勅可矣迎 勅二度

習儀以十二日付標以十三日迎 勅而殿試以十九日

問于日官退定○傳曰親蚕大禮後大臣以下依 祖宗

朝例賜宴闕廷而乃目 皇計連聞至今未行速為擇日

舉行○傳曰追崇尊崇都監都廳未嘗以六品官為之安
應魯出六品未以其可為都廳予以兩司亞長玉堂東壁
曾經人擇差○司諫院啓曰使臣將命赴京只以不辱為任
而已李廷龜等入京要譽於中朝一學士而各得其序廷
龜刊其詩汝恪錄其文既廣布中原先送國中欲其家傳
而戶誦其露醜貽譏固不足言妄喜學士之愚海以卓異
曹劉軼駕李杜自當至於汙穢梓棗曾不知恥若不喪心
必有所為而發也廷龜序汝恪之文益軀中原等語雖是
妄發詎免 中朝執言構罪之資乎自前我國文士之奉
使赴京者果有自印其文如廷龜者乎近來人心不測奸
巧百出設有山人假託廷龜所為國家所忌文字任意印
出則其逞奸售孽將自此始况廷龜曾以黨逆之罪人屢
被聖上好生曲貸之鴻恩不思革心報效反有如此縱恣
無忌之事聞者莫不憤惋清李廷龜柳汝恪等拿鞠依律
定罪清道郡守沈大復為天安郡守時惑於悍妻詬辱其
母眼前婢子三人一時撲殺聞者莫不痛愕如此悖倫之

人不可付諸字收之任請命罷職不叙讖原府使南贛到
處剝割及授本府益肆貪虐凡各司貢物自為防納請命
罷職○司憲府啓曰李廷龜等今此赴京將其私製求學
士汪輝之序柳汝恪效廷龜之所為六以渠科場之作又
求序汪輝俱開刊於館中廣布中原及我國汪軍批廷龜
之詩有卓異曹劉軼駕李杜陵漢魏逾三唐等語廷龜不
以拙詩見褒為恥而反自鋟梓銜醜又於序汝恪文有並
驅中原在於此等語此則愚者妄發之甚者也凡 天使
之未索見我國詩文則館閣詳議抄出若干篇啓下然後
書贈者其意有在使臣之入 京自刊其詩文此自古之
所無他日奸人託辭印布私製有所媒禍於中國之患未
必不由於此豈不大可惧哉大槩廷龜以悖男親切之人
不參廷請顯有黨惡之罪而因念聖上終始赦宥生全起
廢之盛恩及入 中朝干媚於一學士獲他瘕譽其心所
在固不可知請拿鞠定罪柳汝恪無帶風憲不能糾察乃
反效尤請罷職不叙答曰徐當叢落○甲申傳曰今此辨

証之事百僭咸造稱慶而兩司以不急之論狙擊責勅
有功使臣於未迎勅之前使莫重大禮歸於狼狽予竊
恠焉設有可論之事何不於迎勅後為之乎我國人心
素不識輕重先後誠可痛心李廷龜與悻男雖或知之豈有
黨逆之理所論過矣李廷龜柳汝恪並推考事言于兩司
○傳曰前後被論守令令本道查覈以啓○傳曰使臣被
論迎勅以十七日退行○傳曰迎冊溢勅書日自上
步入仁政門內則西班牙後有一下人平坐直視事甚可駭
自上步入殿廷是何等大禮而使賤隸斬徒蹲於廊廡之
前縱觀而不避乎近來法綱日解事事寒心前頭迎勅
迎詔舉動自上入殿門時本曹色郎廳與監察眼同東
西班牙下人十分嚴禁使之屏退東西月廊近處○司憲
府司諫院連啓李廷龜柳汝恪事且請迎勅行於前定
日答曰已為推考不允迎勅退行可矣勿為煩論○乙
酉傳曰進豐呈明年上晞後改擇日以行○傳曰近來甚
諫不有傳教凡啓辭必夜深後啓何不翌朝來啓乎今後

一依前教允啓辭越早為之若或論議不一至於日暮則
翌朔未啓○丙戌倫邊司啓曰以本司單記傳曰每為安
石鎮物之量恐不合於此時也大賊奪掠助木及貢物木
同等物豈可謂小賊乎下論切責本道方伯兵使使之刻
日必捕事下教矣臣等更加商量則臣等啓辭果極歇後
盜賊之於國家有同疾病之於人身若疑其損傷元氣不
急急治瘡則終至於難醫之疾豈非失計之甚者乎金俊
龍年少武夫僻在榮川何能踰令於列邑乎似聞賊徒出
沒於湖嶺間云有名望文官恙差討捕使且無尚州牧使
協同兵使嚴加勦捕則賊徒不日授首保無蔓難圖之患
矣荅曰可令人擇薦○傳曰親耕時司僕正柳浣有執事
之勞賜宴後當照例施賞而不意身死勿為追贈直加一
資宗職下批○傳曰差官回還幾至一朔而陳慰進香使
尚不發送極為未安明日內正書十七日勿退發送○傳
曰李廷龜赴京所製詩文序文並速覓入○丁亥遠接使
李甬瞻啓曰沔川郡守李再榮前以製述官啓下而今授

遠邑赴臣行期往來非便此後承文院咨奏文書如有緊
關時則依許激在坡州例亦可輒未兼察請折向近地守
令換差傳曰允○傳曰李廷龜等行 勅書以十九日
登極 詔迎授以二十一日殿試以二十六日問于日官
次次退行付標○戊子三公啓曰昨日謝 恩貢馬揀擇
時刑書判書參判再三請未終不來參臣等忝在大臣之
之列不能統率六曹所當待罪闕門而為緣 國忌不敢
煩瀆之意敢啓○政院啓曰 千秋聖節搜檢御史當以
本道都事為之而都事方以災傷覆審事入巡山都何以為之
傳曰令評事為之○傳曰舉動時所打嚴鼓破陋體少所
見極為埋沒依平時急速鑄鐘懸擊于敦化門上而舉動
時隨駕嚴鼓亦速修改以用○承文院啓曰 祖宗朝以
未設文官漢語史文韜習之規極嚴且重漢語則通慣老
乞大朴通事五倫全倫然後始許訓官者僅一二人 明
宗朝大臣尹沈與周良遇相與漢語於御前較其異同弘
文館博士著作以考講純祖居中送西玉堂南床極一代

之選猶且如此法之嚴可想壬辰以後與中朝人相接
頗數間有學習華語者不過稍解俚語數款而已字之清
濁聲之高下都昧昧然誠恐他日御前傳語亦無其人至
於吏文則各樣吏文于公奏畢讀之後始許訓官令則讀
吏文未竟已為訓官亦甚可駭洪武年間中書省移咨專
用語錄吏文故 祖宗朝使朝士必習吏文今則 中朝
咨文比洪武間迥然不同吏文似不必專意講習而 祖
宗舊制不可擅廢也但年過五十舌強喉乾者依例減下
其餘年少才堪者一切勿許訓官兩等褒貶考講等第勿
少饒貸且副提調多數差出逐旬就本院會同判校將肄
習官必讀一一置簿封藏勿許書貧等中間加減事請奉
 聖傳中明傳曰允漢語各別勅獎培養期有成故事更加
 聖宗舉行○己丑傳曰各道 天使支待之物多有虫損
不用者此必防納而然也今後嚴察痛禁○春秋館啓曰
春秋館春夏等褒貶至今不得為之昨日議政府合坐時
等事未告于臣承宗臣取見日記修正單于則或半月

不為修正或全一月不為修正今若憑考則前後史官皆
將居下臣自念侍從名官多罷揆諸事體極為未安故臣
言於知春秋臣李甬瞻曰春夏等褒貶今始停止寬其期
限使之逐日修正俾於十二月秋冬等一時殿最矣因竊
思惟修史國之大事也所謂日記者當番史官撰記承政
院日記中要緊語又抄各司公事之闕重者如疏章之可
傳者除拜之表表者皆劄記焉上番史官又為傳寫名之
日時政記褒貶時領事以下會者等第其法至嚴其事至
秘今若闕而不修則堂堂聖朝嘉言美政其何以傳諸後
殊極寒心至如房上日記則領春秋以下逐日記名以憑
後考似聞全然停廢云某日某官為春秋何從記得自今
以後一依祖宗舊例詳悉撰修如有疎缺者輒憑殿最
事請承傳中明○陳奏使李廷龜上疏大槩仍奉勅書
以未事有旨臣在迤曙祇受方在待罪中不敢僣然狀感敢
陳狼狽情事咨口宜遵前旨安心奉末○庚寅侍曰二十
八日冬至也二十六日殿試未及出榜則冬至望 闕禮

何以為之急急議處○傳曰文科初試入格舉于守令除授者過二十六日殿試後下送○傳曰見李廷龜朝天記行錄則有千秋聖節兩行契會量云此量覓入○傳曰近日守令察訪棄官者相繼不絕此輩一依法典嚴明准期還陳之律以戒後人○傳曰十九日當為迎 勅處女揀擇二十一日為之○脩邊司啓曰脩邊志記冬至進香使先來書狀費未譯官見奪於鎮江游擊云極為驚駭急急移咨鎮江游擊期於推還事傳教矣兩起使臣先未書狀不知有何說話其間豈無轉啓 中朝消息可諱之語乎若使鎮江傳播道陽各衙門則日後不無惹起事端之患使臣例以迷劣雜人苟充先送非但不通華語臨事不能周旋致有此等事殊極未便義州之距鎮江纔十里何不急急呈文推還乎兩起使臣及義州府尹並推考令刑文院即日內善為措辭咨文撰出使解事堂上譯官擎奉回晝夜馳送期於必得推還○奉卯禮書啓曰外方舉子以此科舉前歲留京動經數月糧絕困之至於丐乞行路聞見軫惻但

緣國家多事每每退行極為可慮二十六日開場冬至前出
榜果必不及請十二月初七日殿試退行放榜則因月十
五日為之答曰外方舉子等久留艱苦云殿試仍行望闕
禮或行於明政殿○傳曰沈之溟雖有推考監察除授出
於特命勿為改差推考分揀○兵曹判書柳希奮初度呈
辭傳曰郊外舉動兵判不可不扈駕調理扈衛事論之○
以尹墀為說書鄭道副應教沈諱舍人成晉善大司諫李
士慶承旨任訖正同知經筵○壬辰傳曰雨勢如此以二
十一日迎 勅○傳曰同福縣監柳季龍歲是守令相換
并替人○癸巳政院啓曰凡迎慰之者茲唐官過我國地
方迎慰乃其例也迎慰使李用晉聞胡監軍由襄路到鎮
江則其行既不由我國地方在我國不當迎往迎慰而不
待朝廷分付經自越江往來此路一問滋弊可慮請推考
傳曰允○政院啓曰日氣寒峭凡人感冒例於初寒况當
調攝之餘郊外舉動恐非其時竊聞 先王朔尹根壽奉
會典 勅書而未適值寒冱之日遂於闈門外出迎云今

善以 皇勅久滯郊甸為未安則遵 先朝已行之規敦

化門外奉 勅宜當答曰 先皇 恩勅豈可迎受於闕

門之外乎初寒雖如此不至嚴馭郊外出迎之禮仍行可

矣○傳曰舉動時侍臣甚少必見埋沒如非公故則勿為

稱頌一一侍衛○甲午傳曰日候漸至嚴馭來月勢難舉

動 登極詔迎勅以二十五日付標且頃者謝 皇恩禮

日暮始行謝 皇恩禮迎 勅後即行○陳奏使李廷龜

還自京師王出郊迎 勅書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朕光

齊恭運正當熙洽之庥甬再造異封甫釋勅之慮蠢茲

醜虜叢難東郵賴甬賢王同仇杜伐何圖左次驟失中權

兵氣不揚虜氣倍惡不憚鴨江之險將翻鯨海之波爰立

陪臣乞師上國朕仁弘字小義切扶危念甬往遭日本之

憑陵幸邊境宴安得遣全軍拯救今違天驕之蹂躪會封

燿搖蕩僅用一旅周旋已屬經臣速遘偏師戍守寬奠以

及鎮江益資掎角之形各壯應援之勢保甬屬國固我外

藩在此一舉茲特賜勅宣諭益齋帑銀二萬兩犒甬將士

用示膠續之恩爾國文治有餘武功不競朕屢行中論奚
啻丁寧爾尚罷勉詰戎拮据禦侮鼓舞戰士令十可當千
籌畫軍機須百不失一沿江要害設伏隄防備塞關津嚴
謀覘探虜進則或摧其鋒或挫其殿務使狼狽而不前虜
退則或擊其惰或邀其歸勿致鹿挺而走險攻守互用奇
正迭更立殲兇胡以雪國耻俾三韓不聳百濟攸寧惟爾
國君臣與我文武將吏盟心戮力異域同舟以樹此不朽
之名無前之偉績爾其欽哉故論○乙未傳曰日寒如
如此郊外殿試觀日候為之郊外弘化門外射塲速令該
曹修治○傳曰雪勢如此處女揀擇更為下教後為之○
司憲府司諫院連啓李廷龜柳汝恪事不送此後連啓
二十餘日不送○丙申刑曹判書韓續男啓曰臣伏見全
羅監司柳穡上䟽狼藉臣言不遺餘力臣竊恠焉臣弟松
禾縣監韓德胤為高山縣監時捕大黨夢世仍憶頃年刑
房承名時自上傳教湖南有假號之賊令監兵使盡心捕
捉下諭至再臣言于穡之子允昌曰古人之有水旱盜賊

必待聞奏如此巨盜全鑿何不上聞而窮治乎第之捕賊
職也何深焉願令公護恤云臣之愚意穡是別種人也嫉
弟如讎只欲使穡弛怒而為漁胤地也允昌之私通於厥
父者臣未知其何如也人各有所見群盜不足憂者渠之見也
微功不足數者渠之見也爵賞不可濫者渠之見也掩置
而不聞者允昌之見也渠見如是臣何與焉而有刻骨難忘
之悉乎臣頃忝憲長時聞漳陽校奴與府奴相鬪於校庭
校奴投入殿內追擊大闢儒生上書於穡請治其罪穡因
之翌日受十問之布放之臣聞未不勝痛歎適全羅都事
崔公望拜辭日來見臣臣言事係 聖旨則雖片瓦之輒
必有慰安之舉况於斬逆之作亂乎君本道人也又為幕
官其詳在此行也若果然則豈可一刻而容貸乎豈料公
望帖身於穡之肘下添作一款刺語乎仍嫌而陷人若非大奸
慝如永慶者不可為也穡永慶之姪也無乃習熟見聞於
其家而不自知其言之容易也要上之息以固其爵位證
臣之言以亂其彈章其心似巧而拙似險而愚矣堂堂聖

朝豈無才俊而以逆族使按一方濁亂至於此極乎臣是
終始討逆者也誅永慶滅悖男而悖男之族良臣舉名永慶之姪柳耆
投疏臣之危雖不可言職忝正御義不可辱若與逆族同
朝請命罷斥臣職○改院啓曰近者迎 勅之禮自上必
親行郊外其至誠享上之意至矣茅令天時巖巖寒冱此
酷况當玉體調攝之餘郊外舉動宗泐其時自遠東例傳
騰黃之 詔與專為本國降 勅輕重有異來二十五日
依前教孝端皇后例奉迎於敦化門外事甚便當從之○
兩司合啓引儀鄭之良護軍鄭之準等做出無根不測之
說交構兩重臣而及其吏曹叅判任純正上劄請辨則準
等自知其罪之良先為上疏自明以其子所言及歸言根
於柳景緝且終始謂純正得判劄而上達之其劄 中稱
之所不刊純正雖欲上達何從而得之此則不攻而自破
也蓋之良曾以賂于於純正純正斥之之良深陷純正國
人之所共知也之良等造作飛語誣陷朝紳之罪不可不痛懲
請之良為先拿鞠定罪○弘文館上劄清鄭之良為先拿

鞠依律定罪不從○是日大雷電以雨○丁酉傳曰今夕
名不知一人突入于欽敬閣差備內極為駭愕下刑曹因
禁重治○義州府尹狀啓道東探聽譯官李莖告目內

秦昌哀詔差官後衛經歷呂嗣功本月十九日帶率家丁
十一名道東離發侯賀兩總兵斬獲二百三十六級○三
公啓曰昨日雷電之變不勝驚駭之至當此窮冬寒沍之
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也卽今聖明在上而災異如
此夷狄憑陵而然乎民生困苦而然乎公議不行倖門不
杜而然乎人才壅滯科歛繁興而然乎雖未知然所在
而天人相感響應不差總之大臣非人舍嘿苟祿天怒之
之至必由於臣等伏乞亟斥臣等改卜墮相答曰天警之
至豈由不辟卿等有何所失宜勿控辭盡心輔予以享天
心○戊戌備邊司啓曰昨日胡豎軍小帖議處事命下矣
事係軍國重事迎 勅禮罷後備邊司諸會議定而邊上
山川險夷道路迺直必武將諳委故欲與之相議李時言
韓希吉卽使卽廳清未則皆不至李時言家在城外勢或

未及韓希吉居於濟生洞去備邊司跬步地竟不來此由
臣望權俱輕之致安敢答彼臣等理宜自退曲折不敢不
感傳曰卿等有何可退之事乎更加畫職韓希吉推考○
傳曰自上氣不平 登極詔迎受以未月初生改擇日付
標○傳曰蓬原府夫人鄭氏卒逝日候急漸寒泣殿試
四月望後改擇日退行夫人王妃之世也○己亥去夜侍
講院啓曰今日王世子聞蓬原夫人訃名卽當舉哀而曰
禮曹尙辭批荅未下趨趨未行日暮後依文陽府院君表
禮舉行事傳教矣莫重喪禮世子雖夜半當行於聞訃之
日請令改院標信啓請留門行禮傳曰今日夜深明日為
之○禮曹啓曰伏聞蓬原夫人今日卒逝云五禮有殿下
為王妃父母舉哀儀王妃為父母舉哀儀王世子為外祖
父母舉哀儀而前於文陽府院君之喪依潘城府院君夫
人喪例自上不為舉哀成服只麓布帶三日而除云然則
今日蓬原夫人之喪一依五禮儀舉行乎依前文陽府院
君喪禮舉行乎上裁施行何如啓依文陽府院君喪禮舉

行○禮書啓曰伏覩五禮儀自上為王妃父母舉哀儀有
尚衣院進衰服一節其小註云從俗用麁布帶三日而除
又於王世子為外祖父母舉哀儀有侍者進衰服一節小
註云從俗用麁布帶五日而除凡喪舉哀後四日而成服
未有舉哀日徑進衰服或布帶之禮雖未知五禮儀制作
本意其於節月次第極為顛倒必是因其無成服一節故
即於舉哀之日益進衰服也揆諸情禮殊甚未安請急急
議大臣定奪兼令儒臣博考典禮議于大臣則領議政以
為只是舉哀之節似非成服之禮想徑進麻布帶也大抵
至尊哀軀無前代定制出一時之特恩唯在聖明酌而行
之韓判府事左議政以為舉哀而服衰固是應行之禮衰
服之易以布帶為出降殺之節而凡喪輕重之間節四日
成服者上下通行之禮也聞計即日舉哀之時徑進其服
未知何據右議政以為五禮儀制作本意未知何據而既
曰舉哀服衰則似當有次第舉行之節唯在該書參酌禮
文稟虞傳曰一依文陽府院君喪禮察行○庚子陳奏

副使尹暉啓曰當初赴京時熊御史前禮單賣去御史不在京師其禮單令譯官還納該曹矣答曰卿等善為敷奏快雪厚誣禽獸之域為寇帶之邦卿等可謂使乎使乎者也深用嘉歎適值 皇計連聞久未迎受 恩勅心常不寧從當面諭焉○禮曹令曰 恭昌年踰行用事及 天啓年踰未頒詔前似難用之之意議大臣入啓矣 恭昌年踰京衙門則十一月二十八日為始行用外方隨文書到日即為行用之意請各道觀察使處急急下諭○判府事沈喜壽又上劄乞致仕許退休保全終始

光海君日記卷第一百五十九

十二月朔甲辰傳曰上彌大禮不可強行於喪中內殿尊
彌則待癸亥年免喪後即上○以李挺元為大司成成晉
善副提學韓纘男無同知義禁金崙持平沈之清正言吳
益煥副修撰○丙午傳曰內殿方在哀疾之中此時不可
賜宴於闕連發引後為之○左承旨李偉卿啓曰南兵使
金遵階與元守身相關之辭事極無謂而備局以下論切
責為請以上諭下其尊無對諭之節度使猶可也論以守
令其可備乎遵階之斬一卒在軍法則可也在私闈則殺
人也如此酸妄之人委以重寄何以責成况守身方為守
土之官乃敢欲斬主幕之吏以洩憤恚安邊之卒既死於
不辜而節度之吏又斃於毒手則豈忍言哉請金遵階元
守身等從重推治傳曰令備邊司察為○司諫院啓曰王
果縣監柳艘不治虐民物議喧傳不可因方伯私譽而苟
存請命不敘濟州境接島夷閔防最緊若失撫禦之道赤
子為龍蛇梁護差送時多有物議及其赴任之後專事剝

割民不能堪至於結項致死闔境嗷嗷怨聲徹天飛羅淵
府以後未有甚於梁護請命削去仕版以救海中人命○
丁未領議政朴承宗啓曰前月廿九日臣與左議政朴弼
者同坐私室吏曹叅判任就正自外而至袖出小紙是右
議政趙挺所薦李光彦韓纘男等八人也臣答曰此皆可合
此外何加弼者曰俺欲薦從二品云臣答曰從二品何可擬
於西銓之長遂以張晚加薦摠九人也初一日左議政朴
弼尙加薦閔馨男任就正等三人而臣子自興亦興其中
臣宗痛駭古者父為執政則子不得為臺諫况今吹覓之
時父忝大任之首子為司馬之長災殃可懼公論可嚴臣
憂惶悶切寢食俱廢不勝惶恐之至答曰於卿少無未安
勿為惶恐○戊申領相啓曰耽羅僻居海中自高麗末叛
服不常在先王朝吉雲節誘費將反往事可鑒也近緣
邑宰非人嗷嗷如在水火之中幸賴聖明洞察其情眷顧
金萬鎰待以分外之番島中之人亦必聞風而感動矣遠
金萬鎰來辭臣等問其所欲願以其孫武兼宣傳官除授

誇耀島中臣等即書小紙通於兵曹今聞嘲笑不徒設使
臣等循私曲請猶當曲從况臣等所言本出於慰悅島人
有何私意於其間兵曹正欲排過私情而然可嘉而不足
怒也但嘲笑為資恐朝廷事體不當故敢啓答曰海外有
勞人依願除授以慰其心可矣令該曹從速舉行○已酉
傳曰自上眼疾方若近 詔以初旬後改擇日○叙院啓

曰鄭之良柳景緝等做出無形之言必欲嫁禍於國家其
心之亮慘極矣兩司請鞫案出於公議而睿斷久阻奸謀
益滿跪梁白日陳疏自明請亟允合啓按法處置○司憲
府啓曰不幸 天朝兩喪繼出 登極進賀使為任極重

故有特命原任大臣奇自獻差出矣但既已差出之後

恭昌崩逝則自獻即是受任值慶之人也雖曰乏人豈可
仍送於 新皇帝之大慶乎非但物議皆謂未妥自獻在

廢銅中如此重任何必起廢差送乎請奇自獻改差价川

郡守姜彥良海島中寺奴也其父兄弟方以做官屬使令

於邑宰之前而彥良除拜郡守識其根本者莫不痛心請

命削去仕版荅曰徐當發落○以成夏行為獻納俞晉曾
同副錄旨○辛亥水原居進士朴壽俊等工䟽府使朴自
興愛恤軍民瓜期將迫願留一年○癸丑傳曰近日日候
沉陰不調城中癘氣大熾云令活人署各別救療癘祭更
為設行○傳曰李廷龜洪命元等一行有功勞人書落○
甲寅禮曹啓曰近因國家多事未遑科舉六七度別舉則
自然推移舉行矣其中式年大比之舉既有定限次茅辛
酉式年初試則前秋擇日而以明春退行事啓下今則新
曆已頒所當先定戊午式年會試辛酉式年不得經先擇
日入啓矣傳曰次次擇日以啓○乙卯右承旨李士慶啓
曰諸邑官人十數成羣擁馬頭號訴曰新官近候人馬上
乘留京已過六七朔凍餓已極死已將迫願速傳達處置
言淚俱發慘不忍聞守令為職不可一日曠闕空官累月
奸吏生心盜賊恣行今歲已盡各教還上之未及收捧已
笑不可言前頭詔使之來營建之設調兵之舉俱是大
改事而各邑守令或未差出而不得赴任或在查覈之中

而久未處置請於今故特賜睿斷以便公私○以張自好
為承旨○丁巳傳曰瑞寧府院君鄭仁弘處歲特遣長吏
存問優致食物此相年高久未上來深用缺然茲賜阿多介一
坐論書自本院措送○營建都監啓曰都廳南以雄自營
建之初監董役事今已四年而昌慶宮營建時亦以郎廳
董役通計六年為勞最著今則病勢深重似當遣差啟啓
傳曰南以雄功勞最著為先加資副提學差下調程察任
○戊午錦山君誠胤卒于南海配所誠胤有行誼文藻為
士流所推許憤世嫉邪知宗國必亡丁巳春興龜川君輝
率諸同志宗戚慷慨封章極言李爾瞻奸邪俱被竄逐而
誠胤首發正議且疏諱出其手得禍最深昨竄順天誠胤
安置南海南海非人所居至者輒死無一還者誠胤憂憤
激烈且感水土至是卒人以比劉向屈原云○庚申傳曰
季冬儺禮自祖宗朝例於十月入啓十一月整備十二
月習之矣今年則去月始為入啓以致窘迫今後依舊例
十月啓下○傳曰各司提調設置本意蓋欲檢飭本司也

近來各司提調全不檢飭生事非一若然則提調革罷可矣今後各別檢飭○辛酉傳曰予見平時大禮習儀大臣無不進叅况迎 詔大禮乎今年迎 詔雖頻豈可以頻數之故而有所忽諸今後凡大禮大臣雖不盡叅一負不輕必叅禮曹堂上色郎廳兩司全數進叅○傳曰昨日迎 宸詔二度習儀時東西班進叅人甚少而兩司只數員進叅云事體極駭今後勿踵此習勤察職事糾劾怠慢百官○右承旨金質幹啓曰即見差官接伴官扶啓差官十五日二更後報到鳳山則寂寥空館待候無人十六日馳到鈿水站則專無支待之人差官一行專廢中火至有飢困之言發怒之色云自上接待差官出於至誠而監司守令等頓不體念遵行極為痛駭差官處自上送御貼致慰且以治罪監司守令之意通諭似當傳曰監司為先推考降資不為支待守令急急詳覈駝啓事下諭○傳曰差官到鳳山鈿水站無支待人至於飢困因改院啓辭本道監司推考降資而闕支待守令覈啓事下諭矣但念上來時該

道監都事所當親詣站上檢飭支待諸事何徃而以致生
事乎此事尤極可駭下諭切責其不為馳進檢飭曲折一
一詳察馳啓○壬戌出敦化門外迤 泰昌皇帝登極詔
既而還仁政殿行宣 詔禮○右副承旨李士慶啓曰國
綱日解私意恣行內外之官自占便好百計圖搜今見黃
迤監司竒協書狀尤極痛駭李稷既已移授熙川假令有
病迹不赴任惟在本道監司處置他道監司請違他道守
令此前古所未有者其循私蔑法之罪不可不懲請竒協
推考且稷呈狀於吏曹曰奴婢四十餘口在熙川依法改
差云始囑竒協張皇病勢冒法馳啓猶慮其計之不成又
以奴婢之說誣呈吏曹其處心行事奸濫極矣廠避違倖
自有其律請李稷亦從重推考○癸亥司憲府啓曰尼山
縣京倉所納之米分載三舡過庇仁地二舡臭載一舡幸
免覆沒而縣監崔岬幸其二舡之敗并其不沒之舡皆以
盡沒聲言與其舡主分用尼山吏先到京倉捉得不敗舡
格軍付諸捕盜廳一一吐實岬之用心甚於強盜不可以

士夫待之請命拿鞫繩以奸贓之律答曰徐當發落○傳
曰昨日奉 詔展 詔時似為遲滯今後各別趨走即為
展開以盡肅敬之意○昨日近詔還宮時西班後下人多
入殊無前後下教之意兵曹色郎廳推考今後一一屏退
西月廊近處○甲子王出近恩門近 矣詔還仁政殿行
宣 詔禮禮畢陞階舉 矣○傳曰差官入京後譏察等
事不無解弛之弊各別檢飭為之且所館處娼物出入事
一切嚴禁○傳曰追崇玉冊玉寶及兩殿玉冊玉寶寫字篆
文并各書一張以入追崇都監啓曰玉冊玉寶必須冊文
製述微踰議定然後始得書寫今難書入矣傳曰知道詳
細書入○傳曰今日都民並令着白衣○乙丑司諫院啓
曰黃廷監司奇協前守江華時扶護逆璣無所不至飲食
供奉極其稱欲見棄公議論以刑點特蒙聖恩非徒放釋
至授方面之任到任之後微斂一道剝膚推聽使鳳山等
官巨邑之民盡為逃散海西數千里之地烟火蕭然至於
差官入來之時到慶闕支待無非奇協侵虐所致請命拿

鞠堤川郡守崔皞到任之後專事剝割本縣田稅四十餘石圖捧本縣時演捧八百石公然私用請命拿鞫定罪荅曰徐當發落○傳曰親耕還宮時儼禮等事不成模樣非但告廟之時只隔一朔天使明年必出來矣戲子正月望前急急招聚一一整備○丙寅傳曰國家大小祀典全不精潔云如是而敢望昭格乎今後各別精備虔誠祈禳痛氣日甚都民病死相繼極為憂悶尋常祈禳必不能動神明遣重臣虔誠分祈于廟社及名山大川○各宮闕軍士患病者未到死域經先曳出棄置於道傍故死者相望云聞來極為慙惻令該曹治人署各別著實救療○領議政朴泳宗六度呈辭荅曰辭章至於六度乎心不覺缺然目今非但國事日艱緣卿久入追崇議薈尚未停當事甚未安卿豈不念大禮乎宜勿更辭調理速出○右議政趙挺上劄辭職荅曰知卿患疾深用驚慮日候寒返再昨舉動予已料諸卿或致傷病今果然矣卿可久久安心調理待差出仕如此嚴寒自有他大臣不必強起宜體予

意勿為控辭○傳曰過明日國忌後二十五日左相往見差官設宴致慰仍諭國王連有忌日不能接見當於二十七日接見事措辭善諭○丁卯傳曰天啓生母皇太后追封及登極瞻黃詔差官又將出來云義州府尹難或防之若不聽從仍為上來則允接待等事一一整備以待○傳曰差官出來非但二百年所無之事亦非壬辰東征後前例而近聞百般圖差必欲出來生民日瘁邦本將蕪不但接待憂悶而已况此天啓生母追封皇后及登極瞻黃詔書尤非差官賚來之事也予見義州府尹狀啓無以為心援據舊例激切措辭極擇使臣入送經略衙門開陳中止所不可已急急從長處置○戊辰傳曰聞閩西往來內官之言兩西驛路盡為凋弊驛卒逃散殆盡郵傳朝夕將絕云近來差官及赴京使臣之行相望於西路各驛夫馬之凋弊無足恠也驛路蕪復間優恤驛卒○傳曰差官來否當觀義州府尹狀啓後處置矣但差官勿為頻送一依舊例察為事經略衙門善為移咨○二

十八日臘享大祭也廿七日接見未妥以明日接見○傳
曰差官今已渡江接伴官所當急急發送若待封裏禮單
則各該司進排之際必致數日遲滯鄭榮國自遼東還費
來禮單其數甚多而接伴官必相值於路上以啓下单子
數目取去以用○刑曹啓曰近日妖巫邪覘眩惑閭家咀
呪一事尤極痛駭妖術人李英弼風聞執捉搜探行亮之
物則朱書符書非但狼藉至於人願全體劈而為二所見
亮慘所當嚴鞠定罪而係是極惡大罪之人本曹堂上不
可擅鞠依近例左右捕盜大將及新設左右大將會同鞠
問按律定罪以絕妖孽之根傳曰久此賊十分堅囚難人
嚴禁允闕內咀呪曲折當日內急急詳細鞠問以啓且冊
子符書文書一一堅封以入○傳曰差官已為越江云勢
難還送今姑接伴官下去而速為移咨經略各衙門援據
舊例激切措送○已巳王於仁政殿接見 宸詔差官行
五爵而罷○右承旨金質幹啓曰 登極瞻黃 詔差官
既已越江則接伴官所當作急進去而李遊昨日下午直而

退在私室不即發行偃然稱病極為厥悞請推考從之○
傳曰近來朝廷命令藩臣全不舉行他事已矣如係干天使
差官支待之事尚且慢忽無忌尤極寒心今後又如前日
緩慢則各道方伯副帥並拿鞠矣各別盡心奉行天使
時所用之物亦並加精造上送○傳曰接伴官李迥病重
云以申忤速為落下發送以李鯁之么麼尚且敢○避行役
通辭得逾何可言哉○庚午以朴光先為正言尹暄江華
府尹○領議政朴承宗啓曰瑣瑣姻婭才能淺薄平生始
望止於餬口遭逢聖明致身台鼎中宵念及魂夢亦驚加
以蒲柳早衰疾病纏身宿疾疾脹轉成消渴肌肉脫盡形
容慶常精神昏憤行步踟躕至於心急逐歲而加臣之穢
陋之病非但國人所共明知伏想九重之內亦已洞燭而
譬言如鷄犬暫責鳴吠之助不思遠遼恩旨繼絕臣雖木石
寧不感動今年九月之望臣力疾強起者亦無他計欲為
聖明倡率百官掄揚聖德垂裕後世而幸得回天之力即
臣辭退之時不料吏曹以臣為兩都監提調磨鍊設局之

際惡痛隨叅呻吟之狀同侑無不知之臣之所患非朝夕
偶成積多傷敗威發暮境直待身亡病亦亡難得良醫良
劑都沒奈何政府非養病之地一朔六告公議可畏嚴譴
不降溫綸再至臣請盡言而極陳夫大臣之職百責所萃
古人有言曰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
得助於衆也今臣駑鴛之質憑託日月位極人臣何以異
於弱弩之激風然不得助於衆具不能當官而行令明矣
臣欲為京外生民蠲除擾害則或者以臣要譽疑之欲為
輦下親兵犒慰勞苦則或者以臣要譽疑之六七年特改
記多闕臣啓辭督脩人以臣借此攻擊為謗文官之漢學
肄習全廢臣啓辭勸課人以臣借此侵困為謗欲為濟州
人依 祖宗舊例而除職慰送以勸將來則傍人嘲誚欲
分遣從事院視兩湖兵備而請授以職使之取重則至發
完席親臨舉動排班紊亂請推監察以整之則譏侮四集
西北邊務日就解弛朔令無掛搭處請罷監司以董之視
同嫌怨此皆表表在人耳目聖明所已知也 如屋底說話

何所不至雖謂之失助於衆可也失助於衆而能為國事者未之有也昔唐之馬周直臣也病渴連年帝遣醫護視終不免於死蕭嵩唐室之姻婭也帝曰朕不厭卿嵩猶乞身不已繼以流涕今臣病甚於馬周情切於蕭嵩一味辭謝出於肝膈唯幸聖明終始保全聖批責臣以追崇議躡臣子職分敢不扶曳以出盡心督役至於議改職當統率百僚而臣不能統率體察亦當料理二邊而臣不能料理虛帶職名悠長度日非但清朝之所深惡折亦微臣之所深恥而人才臣不能一舉時事臣不得一言蒼茫歲膜杜門愁病伏乞聖慈特諒危懇亟命先遣體察使公私幸甚答曰省劄深用矧然卿以喬木世臣又有同休戚之義任恐循國修舉廢墜振甬朝綱料理邊務予嘗喜悅而第慮多口或不無哢哢今果然矣大臣何可拘於人言而不盡其職乎勿為介懷正色立朝更加盡職追崇議躡等事急急舉行自餘他事予當與卿從容商議善處焉嗟嗟近來乾象人心國事遑備可憂非一常用憂悶夜不安寢卿宜

體予憂國之意毋庸苦辭速為出仕體察重任何可輕讓
勿為待罪○傳曰昨見義州府尹狀啓冬至進香使先來
譯官賈來書狀被奪於鎮江委官云極為驚駭近日以迷
劣年少譯官先來苟充定送事事如此各別多般周旋或
優給人情急急推尋上送○辛未左議政朴和者啓曰連
鞠命下即趨詣闕下而他大臣皆不來連鞠莫重之舉也
使臣獨叅事體未安領右相雖有疾調理日久想已差復
他原任大臣亦皆無故請命招同叅或待他大臣出仕使
之齊會叅鞠答曰急速推鞠他大臣並命招叅鞠○都承
旨柳慶宗啓曰推鞠即當為之而大臣命招之後判府事
沈喜壽時未來詣待其來而為之故日已向暮趨未推鞠
矣答曰急急捧招○領議政朴承宗啓曰臣出仕早詣闕
下大司憲南種使所由奉春稱名人提議政府者奴於臣
所見慶政府者奴如有罪惡則移文舍人司依法捉去例
也今乃不為移文敢捉於臣傍極為駭愕南種臣之婚家
私情切矣公議所闕敢啓傳曰朝廷體面等級衙門相敬

式例皆出於政府自本府中明詳察處置○弘文館副提
學成晉善等啓曰本館掄選事體極嚴列書堂下文官姓
名作為一冊完議之後置於房內館中之貧次茅入去圈
之而出圈畢取冊考之計點多少而錄之自前格例也今
者典籍韓暉與典翰韓禧副修撰韓昶同姓四寸禧昶於
暉不可圈點除禧昶兩人則暉之點應為五點而取考點
數則至加六點臣等竊疑之未解其由即欲削去而既圈
之人削去亦為未安故臧其剩點而錄之矣今聞物議譁
然臣等不可仍冒公論之地請鑄削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B)
732.55
4724
[v.17]
no.36
0248794

昭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鼎足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蓮栗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7]

no.36